



無教會的基督徒？

飛躍教會結界——“同溫層”

只要有藥——“把命搭上”的虧本服事

失落與再臨的盼望——在寶貝天使失去氣息後

不要做自己，做個人吧！——探索社群媒體的形像焦慮

目錄

CONTENTS

編者的話

01 堅冰之牆消融 / 小柒

主題文章

02 無教會的基督徒? / 陳世賢

我們能否做基督徒、卻不參與教會生活呢?能否向耶穌說“好”,卻對教會說“不”呢?

07 飛躍教會結界——“同溫層” / 趙炳林

在美國的主流社會中,常用3個詞來形容基督徒:喜歡論斷,假冒偽善,不夠包容。

10 元宇宙與元敘事——淺談在上帝的元敘事框架下服事Z世代 / 永明

Z世代基督徒與不信主的同齡人之間,差別不大,幾乎都認同一種相對的、各種世界觀融合的人生敘事觀。



15 語言、圖像、行動 ——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 / 孫基立

讓我自問,而當真的考驗來臨,我們熟讀的聖經話語,能否真的化成行動?

透視篇

文化與信仰

19 上帝會如何看待“平庸之惡”? / 王敏俐

從我們的立法機制或是道德倫理的層面來看,這樣的平庸,比所有暴行的集合更加可怕。

生活與信仰

23 女兒,上帝的baby助教 / 沙龍

主總是提醒我:地上的爸爸並不能照顧她一生,但天上的爸爸會照顧她到永生。

流行文化

25 不要做自己,做個人吧! —— 探索社羣媒體的形象焦慮 / 王星然

主的靈使我們得自由,使我們從形象破碎的焦慮和困境中被釋放,這是何等的安慰?



31 不是消失,也不是輪回 —— 電影《隱入塵煙》 / 小望

一個人的精神家園究竟是什麼?

教會論壇

37 一場雷霆大怒——看似敬虔，卻得罪上帝 / 女書

我撥通他的電話，劈頭就罵：“你知不知道你這是毀約？剩下一週了，我找誰當講員？”

39 後疫情教會培育事工的挑戰 / 彭怡珍

我們必須深度思考：教會從疫情得到了什麼？

學人事工

43 滾雪球——青少年事工的策略 / 老鐵

為了接觸到本地有孩子的家庭，我組建了一個“哥村遛娃”微信羣。

牧者心

48 大歡喜 / 受教舌

你使我心裡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

49 不再被死亡牧養 / 余亞弘

思考死亡，是人面對生的必然。

成長篇

聖經信息

50 作結實累累的麥子 / 劉孝勇

重要的不是我們被世人看見的外表，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在基督裡的生命，這是假裝不了的。

見證

53 只要有藥——“把命搭上”的虧本服事 / 夏娃

我們的上帝，是不惜血本的上帝。

57 失落與再臨的盼望——在寶貝天使失去氣息後 / 溪邊的樹

天父究竟有多愛世人，竟能將獨生子賜給我們，並為我們死？

59 住公司真甚於自己的新家？——一位常住公司者的小思索 / 陳恩加

安頓好這些以後，我終於經歷到了“一時住公司一時爽，一直住公司一直爽”的體驗。

主 編 談妮

執行編輯 小柒

文字編輯 蔡越

美術編輯 鄭惠萍

編輯助理 劉鳳、以太

出版者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電話

(310) 328-8200

傳真

(310) 328-8207

網址

www.oc.org

電郵

editorial@oc.org (投稿)

order@oc.org (索閱)

editorial@OCHWXY.org (中國)

order@OCHWXY.org (中國)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其立場不一定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所有文章及圖片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 若需本刊索閱單，請複印本期第63頁。



堅冰之牆消融

文 小柒

這個冬天似乎特別冷，兒子在老家的屋簷上看到了“傳說”中的冰溜子。有時，在我們的生命中也常有“堅冰之牆”存在，這堅冰或許可以存在於個人、教會以及不同的世代的人羣中。

在本期的主題文章中，《無教會的基督徒？》嘗試著探討教會中不同人群對教會生活的看法：我們能否做基督徒、卻不參與教會生活呢？能否向耶穌說“好”，卻對教會說“不”呢？而《飛躍教會結界——“同溫層”》中提到另一種“堅冰”：上帝的國明明很大，但是在信主之後，基督徒的世界變得越來越狹隘、越來越小，小到只跟教會中的人互動，只接受單一的觀點，只相信自己所願意相信的資訊，逐漸地與社會脫節。

在《元宇宙與元敘事——淺談在上帝的元敘事框架下服事Z世代》中，既讓人看到新興科技的帶來的“堅冰”，同時又疊加不同世代——Z世代人群“堅冰”中的牧養，我們是在失去他們還是得到他們？而《語言、圖像、行動——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則提醒我們必須面對自己信仰中的“堅冰”：“基督信仰的詞彙，如果也被言不由衷地濫用，最終的結果，就是人們對這些神聖的詞語不再有感動，甚至產生反感。”

或是為了建造和睦的生命共同體，或是為了求知探路；堅冰之外是基督已成全和睦的恩典：“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弗》2：14）

《透視篇》、《事奉篇》、《成長篇》則在不同的維度下展示基督徒的觀點、生活和生命：《不要做自己，做個人吧！——探索社群媒體的形像焦慮》、《滾雪球——青少年事工的策略》、《只要有藥——“把命搭上”的虧本服事》……盼望篇篇好文都能在基督裡給你帶來不同的思考、視野、啟發和行動。

因我們相信，當基督所成就的恩典繼續在地上彰顯，我們的堅冰之牆也必消融，活出綻放如春的生命。ocm



無教會的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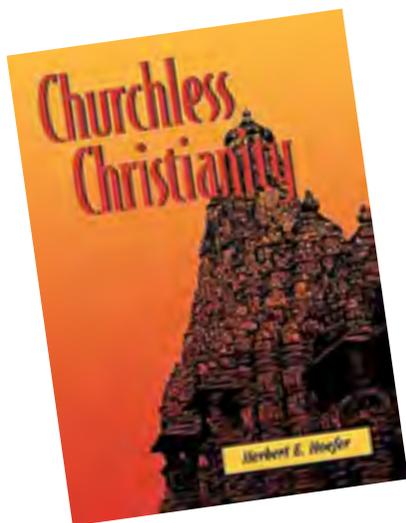
文 陳世賢



最近在讀教會論 (ecclesiology, 也就是關於教會的神學), 想到自己過去幾年與幾位年輕人的對話, 他們在不同程度上表示: 希望做一個基督徒, 但不想參與實體的 (visible) 教會生活。有些人的理由就像美國Barna調查 (註1) 所顯示的, 在教會中找不到上帝並且厭惡教會成員的偽善, 另一些人則有個人生涯的考量。

我於是思考: **我們能否做基督徒、卻不參與教會生活呢? 能否向耶穌說“好”, 卻對教會說“不”呢?** 換句話說, 身為一位基督徒的必要條件中, 是否包含“教會 (羣體) 生活”這一點?

我想用在亞洲一些地區的“無教會基督徒”現象回應, 以下我們來看3個例子:



1

無教會基督教現象 (Churchless Christianity)

在 *Churchless Christianity* (1991) 書中, 神學家 Herbert E. Hoefler 描述印度泰米爾納德邦 (Tamil Nadu) 的基督徒, 他稱之為“不受洗的耶穌跟隨者” (non-baptized believers in Christ, NBBC)。這些人自稱為 Jesu bhakta (耶穌愛好者), 人數約有20萬人, 主要為貧窮的婦女。

他們可能是透過奇蹟認識耶穌、與耶穌保有個人的關係、但不屬於任何實體的教會組織, 他們依然在原先的印度教或穆斯林羣體中活動, 其原因也很明顯: 在基督教被視為外來、西方的組織的地區, 他們若歸信基督, 就得與原先的家庭、社區切割。

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現象。例如在某些穆斯林地區的圈內人運動 (Insider Movement)，雖人數難以估計，但可能也有20萬人在自己家中敬拜耶穌。在那裡，基督教跟“美國”或“道德淪喪”綁在一起，成為基督徒意味著一個人貪圖世俗、放蕩情慾。成為基督徒只會為家族帶來羞辱：一個家族中出了一位基督徒，他們若無作為，將淪為鄰里的笑話。因此，某些地區會以宗教私刑處死信耶穌的家庭成員。

或者，日本內村鑑三 (Uchimura Kanzo, 1861-1930) 在日本國家主義夾擊中提出的無教會主義 (No-church movement)，強調個人可以不用教會機構組織，藉著聖靈直接與上帝建立關係。

內村鑑三年輕時就相當排斥繁文褥節，留美時接觸貴格會，受到他們較不機構化的靈性觀影響，返日後在中學任教，因拒絕對天皇的《教育敕語》鞠躬敬禮而遭視為大不敬。後離職，同時日本對基督教的批判運動開始興起，內村成為眾矢之的。他四處求職未果，在其他基督徒的協助下創辦雜誌、寫書、四處演講。

他反戰，認為日本的愛國主義只能帶出排外、與基督信仰的愛人背道而馳。同時，他也發展出一種無教會的信仰觀。至於“什麼是教會？”內村鑑三回答道：“宇宙為上帝所造，因此自然環境本身就是我們這些無教會信徒的大地教會。”

看過上述的例子後，也許我們可以做個小整理，那就是在“肉眼可見形式的宗教生活”難以實踐的環境中，靈性觀傾向強調宗教的個人虔誠勝過外在形式，無論是環境所迫的隱埋敬拜 (印度、中東)，或者用智性論述建構一套無教會的信仰觀 (日本)。

2

湯馬斯和紐畢真：聖靈論與道成肉身之爭？

亞洲地區所誕生的這些教會論/教會觀，顯然跟歐洲以基督教為社會背景的古典教會論有別，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極端的教會論。在亞洲，“教會”與“社會”的界線更明顯，成為基督徒意味著加入某種新的社會團體，與原羣體的分離感更加強烈。

在西方，早期教父強調“教會之外無救恩”、天主教會認為教會是信徒的母親、是上帝拯救恩典的管道，若無教會，人無法重生；到了宗教改革時，改教家們雖然將教會的使徒性從“天主教的使徒統序”改定調為“與使徒的教導一致”，但仍強調實體的教會以及神職權柄。

到後來，浸信會等傳統興起，仍都強調教會是一羣人奉主名聚集並且施行聖禮之集合。與當今無教會基督徒的觀點十分有別。

而印度的無教會基督徒現象，早在兩位神學家之間就已經有過激烈爭辯（註2）：

湯馬斯（M. M. Thomas, 1916-1996）是一位印度神學家，為Churchless Christianity 站台，認為一種堅固的教會論，應該能在任何宗教羣體中存在著教會。因為教會超越任何宗教羣體，因此，印度教的社羣中也可以存在著看不見的教會。

而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 1908-1998）作為英國在印度的宣教士，又是南印度區聯合歸正會（URC）主教，則提出解經上的反駁，認為新約聖經在描述與基督的關係時，不只談心理更談信徒間的關係，因此認為湯馬斯的教會論過於靈性（overspiritualization ecclesiology）。此外，紐畢



M. M. Thomas



Lesslie Newbigin

真也從使命的角度回擊：沒有肉眼可見的教會、大家都是自己過個人基督徒生活，怎麼門訓？怎麼見證呢？

也許，我們可以將兩人的立場看為聖靈教會論（pneumatological ecclesiology）與道成肉身教會論（incarnational ecclesiology）的張力：一邊強調聖靈那穿透性的大能，一邊強調肉眼可見的基督身體；一邊強調既然聖靈上帝在場，那就是真教會。而另一邊

則強調教會要能被看見，才能履行基督的使命。

3

溫特：宣教學上的樂觀

我們可以預期，從宣教學上來看待這些新興現象可能會較樂觀，畢竟有人信主比沒人信主好。

美國世界宣教中心（今前線事工）（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Frontier Ventures）創辦人溫特（Ralph Winter, 1924-2009），就把上述現象理解為“第三次宗教改革”：第一次宗教改革發生在使徒時代，信仰移出原本單一的猶太文化；第二次宗教改革信仰移出羅馬天主教；第三次宗教改革信仰則移出傳統教會。（註3）

從策略的角度而言，這些地區連本地化教會（indigenous church，例如中國家庭教會）都無法建立。在churchless Christianity中，這些人能既成為基督徒，又不用被貼上“信外國宗教”的危險標籤，是相當難得的。然而，我們也無法不去注意，這些信徒一般持續信主的時間，比起在體制教會中受洗的信徒短。（註4）

因此，從宣教的眼光，我們可以為此現象慶幸，但也可以反過來挑戰這個現象：那麼基督信仰中的核心元素“宣教使命”，對這羣churchless Christians的意義是什麼？（這也是紐畢真的論調，也許應該用宣教教會論/missional ecclesiology來理解他比較準確。）

4

沃弗：教會論中的已然與未然

我們要如何理解無教會現象呢？如果“教會生活”是信仰的必要條件，那麼難道這些人不能算是基督徒嗎？但如果“教會生活”不是信仰的必要條件，這些基督徒是否失去了一同為主做見證的機會與挑戰？

我想借用沃弗 (Miroslav Volf) 在 *After Our Likeness* 書中的論述來回應它。

沃弗注意到全球各地有許多基督信仰的復興，特別是在亞洲、非洲，這些地區許多教會不像天主教、東正教、或傳統基督教大宗派那樣有組織，往往是以獨立運作的形式出現，因此較接近“自由教會” (free church) 的傳統。

然而，自由教會不像傳統大宗派那樣，對於“什麼是教會”，有著清晰的論述，因此許多自由教會中的信徒過著個人主義的生活，不覺得委身羣體生活是重要的信仰核心。

沃弗建議我們在思考教會的“現況”與“理想”的差異時，引入“終末”的向度。他提到有一個上帝百姓的終末聚集，在那邊，教會會完全反映出三一上帝的特質、進入一個完全的狀態。然而，目前我們處在一個歷史性的、過渡的時期——沃弗認為，教會在歷史中，處於這尚未到達理想的旅途。

這種“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態度，提醒我們教會是一羣天路旅途中的旅客。我們因此避免兩種極端：一種是過度實現的終末論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彷彿人間天堂可以在體制教會中被找到；另一種是極端的抽離主義，彷彿基督的統治沒有臨到過地上。

在這個理解中，churchless Christianity, insider movement, No-church movement 等，可以被當成一種前教會階段 (pre-church)，建制教會則當成可見教會階段 (visible church)。“前教會階段”被期待往“可見教會階段”移動，而兩者一同邁向終末的理想狀態。

是的，教會會令人失望、建制教會並非永恆的理想狀態、它仍可以被挑戰與修正，但我們也不該因此永遠處於沒有教會的狀態中。

5

互相餽贈禮物的扶持

新型態的教會(或基督徒羣體)沒有立論嚴謹的教會論,但它們以存在的形式來承載一種我們過往沒有的教會想像。這些基於處境而發展出的教會形式,應該可以指出傳統教會在思考“什麼是教會”時,所沒注意到的盲點(例如在歐洲教會與社會過往是沒有太大張力)。

那就是,傳統的教會教義不是沒受處境影響,而是它與處境在某程度上同調了(例如基督教王國時代),因此盲區要到全球南方與東方基督教興起後才會被注意。

但同時,教會是從歷史中顯明出來的。任何新型態的基督徒羣體,都應該在信仰的尋根之旅中,思考自己的大公性源自何處,並藉此讓自己的委身被批判、更新。不論身在哪個區域,都不代表享有神學思考上的智性豁免權,反而應將所處特殊境遇視為貢獻全球教會的絕佳機會,結出處境與傳統會遇後的豐盛成果。

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會談churchless Christianity?其實純粹只是我發現這些朋友們的想法,跟那些位於中亞、印度、東南亞的基督徒的想法或實踐很相似。希望拋磚引玉,藉著提出這些想法以及挑戰,有助於我們更多、更深地思考信仰的本質、教會是什麼,等等問題。 

註:

1. 中文的整理與申論,請參考這篇時代論壇上由許家欣所寫的文章:“留堂會”、“離堂會”的現象和研究(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5921&Pid=104&Version=0&Cid=2052&Charset=big5_hkscs)
2. Simon Chan, “Asian Ecclesiologi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cles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595-614. 另參Timothy C. Tennent, “The Challenge of Churchless Christianity: 3. An Evangelical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29, no. 4 (2005): 171-77.
3. Ralph Winter, “Eleven Frontiers of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20, no. 4 (2003): 80.
4. Andrew Wingate, *The Church and Conversion: A Study of Recent Conversions to and from Christianity in the Tamil Area of South India* (Delhi: ISPCK, 1997).

作者畢業於中華福音神學院、普林斯頓神學院,曾任台灣康華禮拜堂傳道,目前於牛津大學進修。

飛躍教會結界——“同溫層”

文 趙炳林

近些年來，東西方教會都觀察到一種“詭異”的現象：上帝的國明明很大，但是在信主之後，基督徒的世界變得越來越狹隘、越來越小，小到只跟教會中的人互動，只接受單一的觀點，只相信自己所願意相信的資訊，逐漸地與社會脫節。

所以在美國的主流社會中，常用3個詞來形容基督徒：喜歡論斷 (judgmental)，假冒偽善 (hypocritical)，不夠包容 (intolerant)。這股無形的結界籠罩著許多教會，特別在疫情期間，透過網絡在一些公共議題上，這種現象猶為突出，這就是同溫層的表徵。

“同溫層”是如何煉成？

“同溫層” (Echo chamber) 指一個人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重複接收看法相近的片面資訊，進而喪失接受不同觀點的能力。同溫層的本質是思維的禁錮，與大使命格格不入；是對聖經片面的解讀，把沒有信主或者不同觀點的人，放在我們的對立

面，理解成“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轡”，甚至高舉著大旗，說：“與世俗為友就是與上帝為敵。”

那教會的同溫層是如何產生的呢？既然同溫層是對思維的禁錮，我們就圍繞mind這個單詞展開，恰好這五個單詞也出現在不同的英文聖經譯本當中。

同溫層的**第一步是始於志同道合 (like-minded)**。人們除了被真理所吸引，也會因為相同的成長背景、文化習慣、政治訴求而走在一起。

第二步是信於單方資訊 (simple-minded)。這點在疫情期間尤其明顯，比如有些基督徒不加分辨地輕信疫苗就是獸印晶片666，目的是清除人口計畫。



第三步是困於思維固化 (narrow-minded)。當一個人身陷同溫層的時候，會產生一種心理現象，叫做確認偏差 (confirmation bias)。因為觀念的先入為主，人們在搜集和分析資訊的過程中，會產生一種傾向，只尋找支持自己觀點的證據 (cherry-picking)。而且在不斷的強化過程中，容易忽略甚至貶低不同的觀點。

第四步是懸於信與不信 (double-minded)。當一個人固有的執念被戳破的時候，甚至會產生信仰的破產。曾經有一位姐妹分享，他們教會中有人是某位政客的狂熱粉絲。但是當教會中主張不可高舉人，要理性看待問題的時候，最後這位朋友選擇離開了教會，甚至不再信主。

第五步是解於重歸使命 (open-minded)。主耶穌所頒佈的大使命 (參《太》28:18-20)，就是同溫層的解藥。上帝的心意是拯救各國、各族、各民、各方屬主的人。這種天國的觀念可以擴張一個人的思維，使他走出畫地為牢的固步自封，從而擺脫思維的僵化，不再人云亦云，而是更整全地看待問題。

3方面的傷害

至於同溫層對教會有哪些危害呢？

網絡上的社交媒體與AI演算法的運用，特別在疫情期間，構建了虛擬世界中的同溫層。人作為有限的被造，大腦的認知是有特定的思維模式，從電腦語言的角度來說是bug。因為全然敗壞 (total depravity) 影響到了人的方方面面，包括大腦。所以許多大科技公司都會聘請神經科學的專家，來研究演算法，推送一些我們信以為真的東西，投其所好並迎合偏見，來影響人們對事實的解讀。

社交媒體對於演算法的利用，逐步在網絡上產生了部落主義。在美國當代思想界認為，它是一種

比極端勢力、恐怖主義和極左運動等，更加危險的社會分裂思潮。當同溫層徹底過渡到部落主義時，人們會盲目地保護自己的領土，變得無法接受、理解與自己不同觀點的人，不能展開有效的對話，而是進行激烈的對抗。

我認為同溫層在疫情與大選期間，對教會帶來了3方面的傷害。

第一點是加深信徒認知上的偏見。

同溫層中認知的偏見常表現在輕信假消息和陰謀論。基督徒的朋友圈本來應該成為福音與真理的見證的所在，但是很遺憾的是，過去兩三年讓我們看到，基督徒的朋友圈很容易成為假消息的溫床。我們容易陷入到輕事實，重立場的陷阱中。有時候因為選擇了對立的立場，不得不要打包所有的觀點，使得自己在公共領域中負重前行。

第二點是無法信任不同觀點的人。

不信任不同觀點者，就容易產生政治上兩極化對立。這一點在2年前出現，但是很遺憾的是，2年後可能還會再次出現。作為基督徒，我們首先要曉得我們是天國的子民，其次是某個國家的國民，最後才隸屬於某一個政黨。當我們忘記上帝兒女的身份這個共同點時，我們就會因為政治理念的分歧而無法展開有效的對話。

第三點就是促使教會在社會中脫節。

與社會脫節的教會自然變得無法回應公共事件。今天許多年輕人離開教會，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年輕人厭煩了教會只會一味地指責社會，卻沒有改變更新社會的能力。所以很多北美的基督徒後代進入大學之後，接觸到更多不同觀點時，一下子會變得不知所措。在此影響下，最後甚至選擇用腳投票，從教會中選擇離“家”出走。

3方面的建議

那基督徒如何意識到自己正深處同溫層呢？我有3方面的思考，作為建議。

第一，當我們面對不同的觀點，第一反應是否是立即駁斥？

當我們聽見不順耳的聲音時，是否第一反應就是情緒上頭，勃然大怒，要捍衛我們未經審視的立場？還是我們願意以開放的心態，去瞭解對方的觀點是否合理？

第二，當我們面對爭議的話題，能否區分事實和觀點？

那事實是什麼呢？比如說一頭豬，它在中國是豬，它遷來美國後同樣是豬。不以我們的意識為轉移，不因環境的改變而變化，是客觀的。那觀點是什麼？比如豬作成叉燒之後，有人喜歡吃甜一點的，有人喜歡吃肥瘦相間的，這個是觀點是主觀且多元的。就像在釋經學裡有一句話：一個解釋，多種應用。(One interpretation, many applications.)

第三，當我們面對複雜的議題，是否只接受單一的資訊？

今天我們身處多元社會的時代，很多話題的探討需要大量的知識儲備，但沒有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觀點，或者建立在錯誤事實上的解讀，往往會影響基督徒在公共領域的見證。除了聖經以外（因為背後的權威是上帝），基督徒只相信單一的權威，或接納單一的資訊來源，難免會產生認知上的盲區。

最後我想分享，基督徒如何走出教會的同溫層。我有一個YouTube頻道，裡面探討了比較多有爭

議的話題。我雖然反思同溫層，並不代表我完全就“潤”出同溫層，然而我會有意識地運用周伯通的左右互搏之術，在複雜的問題上提出支持和反對的原因，以平衡自己的立場。

聖經中有3處經文，我覺得對於基督徒走出同溫層是有很幫助的。

第一處是“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28:19）。同溫層是留在自己的舒適區，是消極被動怠工的，但是大使命是去到上帝所揀選的萬民中，是主動積極，被上帝所動員和授權的。

第二處是保羅說：“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林前》9:22）。保羅不是說我們應該被世俗同化，而是在傳福音時，我們要瞭解別人的想法，效法耶穌的道成肉身，進入到不同的羣體中。

第三處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12:2）。聖靈對於基督徒心思意念的更新，是基督徒走出同溫層的關鍵。求主幫助我們，使基督徒被大使命所驅動，願意進入到不同的羣體當中，來傳揚天國的福音。

主耶穌已經應許我們：“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盼望已經實現“肉身翻牆”的我們，不要再受到同溫層枷鎖的桎梏。🙏

編註：

本文由作者改自2022年11月5日在第14屆網絡宣教論壇 IMF2022 第二場的放言，相關視頻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j_l9yQ9ss。

作者為紐約市美南浸信會傳道人。

元宇宙與元敘事

——淺談在上帝的元敘事框架下服事Z世代

文 永明

元宇宙 (Metaverse, 聚焦於社交連結的3D虛擬世界網路) 的概念, 這兩年被熱炒。2021年初, 被稱為元宇宙第一股的Roblox公司, 其CEO Dave Baszucki接受媒體採訪時, 描繪了成熟的元宇宙所具有的八大要素: 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遲、多元化、隨時隨地、經濟系統、文明 (註1)。

在科技的迭代發展中, 完全實現這些要素或許只是時間問題。不過, 從這八大要素中, 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 元宇宙——這個新的“被造物”, 在設計之初, 就被放入一個整體性、系統性的框架當中, 被賦予“元”目的。無論元宇宙後續如何發展, 基本上都在設計者起初設立的框架當中。

那麼, 縱觀整本聖經, 上帝有沒有為人類設立一個整體的框架呢? 如果有, 這個框架與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有怎樣的內在聯繫? 如若偏離了這個框架, 又會對基督徒乃至教會, 產生哪些根本性的影響?



上帝設立的元敘事框架

“元宇宙”的英文Metaverse一詞，其中的meta，含有“元、起初”的意思。在神學上，有一個辭彙與之類似，metanarrative，譯作“宏敘事”或“元敘事”，指上帝從創造之初就設立好的一個整全的敘事框架。

如果我們看聖經的第一部書《創世記》的前兩章，一幅美妙的圖畫躍然紙上：自有永有的上帝，用話語創立了浩瀚宇宙，並照祂的形象樣式創造了人類，賦予人類管理、治理全地的偉大使命。這時罪還沒有進入世界，上帝與亞當、夏娃同在。亞當、夏娃與上帝之間毫無隔閡，過著樂園生活。

我們再看聖經的最後一部書《啟示錄》的最後兩章，另一幅圖畫也清晰地展現出來：當末日審判完成之後，上帝賜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從天降下。一切的罪都被除去。在上帝榮耀的同在當中，得勝者與上帝永遠同住。

這一頭一尾兩幅畫面，何其相似！上帝在整本聖經中所設立的元敘事框架，就在這兩幅畫面中如此清晰地展現了出來！

而在這兩者中間所發生的故事，是元敘事的主體部分，也是大多數弟兄姊妹所熟悉的：罪藉一人進入世界後，上帝揀選了亞伯拉罕，並與他立約，

然後如畫卷般徐徐展開了一個“國度”的宏偉藍圖。直到主耶穌基督受難、復活、升天，上帝的國度開啟，人類進入了一個新的篇章。

Z世代基督徒最根本的挑戰

我們藉著普世教會來拓展上帝的國，也滿懷盼望，期待主耶穌的再來、上帝的國得以完全實現。可見，我們現今仍然生活在上帝的元敘事當中，並且這個敘事與每個人的人生敘事息息相關。我們人生的目的、意義、使命，無不與上帝的元敘事相關聯，皆需在這個元敘事的框架中尋找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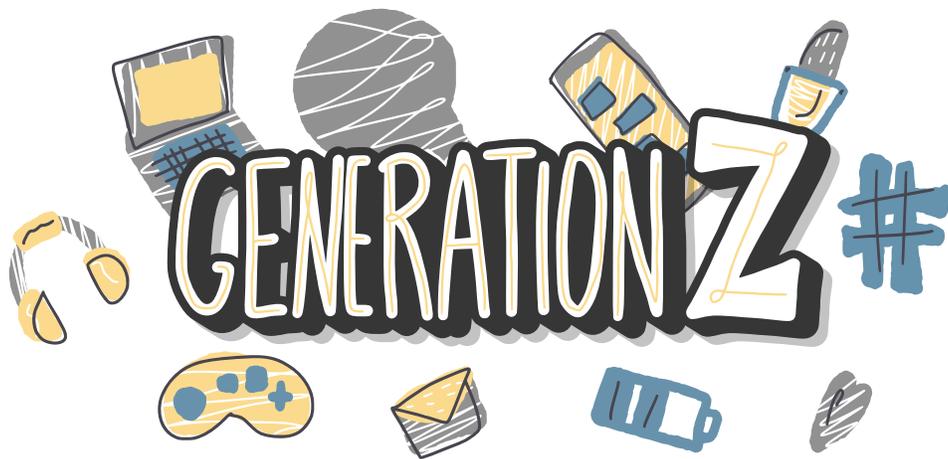
然而，這恰恰是Z世代基督徒面臨的最根本挑戰。

在當今後現代社會的敘事框架中，一個宏觀、整體的元敘事，幾乎無立足之地。絕對的真理，不再成為敘事的邏輯起點。相反，相對的真理、瑣碎的敘事，比比皆是。每個人、每個族羣，都以包容、多元化的名義，產生自己的敘事和解讀。



Z世代基督徒
與不信主的同齡人之間，
差別不大，幾乎都
認同一種相對的、
各種世界觀融合的
人生敘事觀。

就筆者的觀察，這種思維在現今的Z世代當中，成為絕對的主導。Z世代基督徒與不信主的同齡人之間，差別不大，幾乎都認同一種相對的、各種世界觀融合的人生敘事觀。基督教調研機構Barna Group近期出版的兩冊Z世代調研報告，也從不同層面，驗證了筆者的觀察（註2）。



教會失去了“家”的模式

另一方面，工業革命後，社會的“分工模式”根深蒂固。這為現今教會建造中，元敘事的弱化乃至缺失推波助瀾。

以iPhone的設計生產為例，整部iPhone分解為數百個具體的工作步驟，交給全世界數十家公司完成。除了少數頂層的設計者，絕大多數設計生產人員，對其整體架構知之甚少。每個人或許只是完成一個很小的零件而已。

這種分工模式，不僅成為了現今社會各個領域的主流，就連教會、事工也受其影響。教會多以年齡、職業等，劃分組成團契、小組。這種分工化、功能化的服事模式，成為了主流，失去了初代教會最有力“家”的模式，及其帶來的教會拓展、倍增的能力。篇幅所限，筆者就不展開敘述了。

Z世代的身分認同危機

如果不重視上帝的元敘事，那麼，人的人生使命、意義等，就很難與上帝的整體心意聯繫起來。人就會從

別的管道尋找答案，進而產生身分認同危機 (identity crisis)。歸根結底，恰恰是在教會建造中，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元敘事框架。這值得教會警醒和反思。

正如我們所見的，身分認同危機，是給Z世代傳福音的主要挑戰，也是Z世代基督徒信仰生活化所面臨的大挑戰。現今教育、媒體、娛樂等，每天輸出的內容，潛移默化著Z世代。Z世代基督徒每天要在不同的敘事當中往來切換，殊為不易。

面對這一挑戰，教會提供的答案，普遍也不甚理想。

在對Z世代傳福音，以及建造Z世代門徒時，教會對上帝話語的傳遞，大體集中在聖經各個書卷，或使用主題式內容的解經和釋經。對聖經元敘事整體框架，要麼不重視，要麼沒有意識到，這框架在塑造基督徒聖經世界觀上的根本作用。

結果是，教會的教導、查經，體現出一種片段式的敘事。呈現給Z世代的，是一個碎片化的神國計劃，和一位大受限制的上帝。基督教所提供的敘事，變成了眾多敘事中的一種，無法抵擋現今教育、媒體、娛樂等給年輕人的身分認同衝擊。

上帝要我們把珍珠串起來

筆者在過去幾年，與不同教會的Z世代有不少的交流。很多年輕人對聖經不可謂不熟悉，也試著應用到生活中的各個層面。然而，因為沒有把自己放入上帝的元敘事框架中來認識自我的身份、使命和人生意義，結果始終跳不出個人追求、學業、家庭、公司等等這些“小圈子”，表現為生活與信仰的割裂，無法完成信仰的飛躍，無法將自己的人生融入上帝的大使命、活出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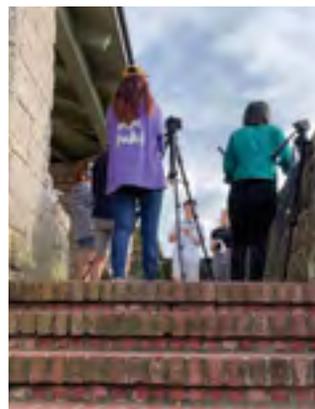
聖經書卷的內容，就好像一顆顆寶貴的、大大小小的珍珠。我們信主以後，隨著時間推移，每個人都撿到很多珍珠。然而，上帝不僅僅要我們擁有珍珠，更要我們把這些珍珠串起來，成為一串價值連城的項鍊。唯有這樣，才能最大化地體現其價值。而這也是上帝元敘事的核心。

從信仰的開始階段，就把年輕人放入上帝的元敘事框架中，對於解決信仰與生活分裂的問題，尤為關鍵。我觀察到不少年輕人，雖然信主多年，但是做決定的依據、看問題的眼光，跟世界上的人沒有什麼不同。遇到一些比較複雜的社會議題，就更加容易被風向帶偏了。

筆者認為，要解決年輕人信仰與生活分割這一老大難問題，首先要幫助他們建立一個完全的被整全福音更新的世界觀，並學會以這樣的世界觀，處理教會、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問題。這樣的培養，需要在一個整全的框架下展開，這個框架就是上帝的元敘事。

用Z世代的語言寫成劇本

過去一年半，筆者帶領一批Z世代學生，完成了基於聖經元敘事的羣體討論式的門徒培訓。從年輕



人們的回饋和成長軌跡來看，效果很好。現將這門訓，簡要介紹如下（筆者認為，各教會可以根據本教會的實際情況，設計、開展基於上帝的元敘事的實踐門訓）：

門訓之初，我們設定的目標大致如下：初步建立上帝的元敘事框架，藉學習上帝的宏偉計劃，來認識自己的真實身份，將人生目標融入大使命，把信仰落實到生活及建造家庭上。

我們拍了一部完全由Z世代創作，並以Z世代為主要觀眾的系列視頻——《上帝的宏偉計劃》，以此展開門徒培訓。感謝上帝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源，提供了幾位學習相關專業的學生同工。整部視頻系列的編寫、執導、繪畫、動畫等具體工作，均由年輕人完成。

正式拍攝前，我們每週都會有一個家庭氛圍的聚會，一起吃飯，一起討論、學習。在請教了牧長和學者後，我們確定了視頻的內容，並用Z世代習慣的語言寫成劇本。劇本聚焦於整本聖經的元敘事框架，不過多進入書卷、章節的細節。平常見的屬靈生活中的問題，諸多的社會議題等，都放在元敘事框架中，進行羣體式討論。

開始拍攝後，我們開車跑了美國好幾個州，歷時四季，方得完成。特別感恩的是，如此培訓的效果異常顯著，遠遠超過用一本教材來門訓。涉及到

的實踐門訓，包括責任心、委身、配搭、捨己、彼此順服、奉獻、信心、愛心等等，這些都是很難通過“聽”的方式學習到、真實體會到的。有好幾位年輕的慕道友，被我們這樣生活化的屬靈生態所吸引，加入了我們，最後決定受洗歸主。

在一年半的門訓期間，這批Z世代年輕人，不僅更深刻地體會到上帝的宏偉計劃，而且對整部聖經、上帝的元敘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實踐式的門徒培訓，也讓大家真實體會到，教會是實現上帝國度的核心策略。他們因而更加委身教會。而今有幾位年輕人，在服事上已經獨當一面。

這部為期9集的互動式系列學習視頻——《上帝的宏偉計劃》，已經發佈在我們服事Z世代的YouTube事工平臺——Young Generation For Jesus（簡稱YG4J）上面，也盼望眾教會及弟兄姊妹觀看，並給予反饋。

註：

1. 成熟元宇宙具有的八大特徵 (original interview with Roblox CEO) <https://venturebeat.com/2021/01/27/roblox-ceo-dave-baszucki-believes-users-will-create-the-metaverse/>
2. 見Barna, *Gen Z : volume 1 & 2*. <https://shop.barna.com/collections/types?q=Research%20Reports>.

作者為化工博士，曾任研發工程師。現全職服事，參與新墨西哥大學 (UNM) 校園團契、Young Generation For Jesus (YG4J) 青年國度事工等服事，並為友愛中華 (China Outreach Ministries) 校園同工。YG4J作品見：<https://www.youtube.com/@yg4jyounggenerationforjesu794>

圖像之表達

這3年疫情氾濫，美國也經歷了一波針對亞裔的種族仇恨浪潮。有些人將在疫情中感受到的恐懼、沮喪，以及無端的憤怒，向著美國的亞裔羣體發洩。

2021年4月5日，著名的雜誌《紐約客》封面上，登載了一幅漫畫：一位亞裔母親帶著女兒在地鐵站等車。車晚點了，媽媽一邊看手錶，一邊用眼角的餘光，警惕地掃視著周圍的環境。小女孩緊緊地拉著媽媽的手，害怕地看著四周，身體靠向媽媽。兩人的身體形成一個類似功夫防守的半圓，防備暴徒可能隨時出現、襲擊她們。

語言、圖像、行動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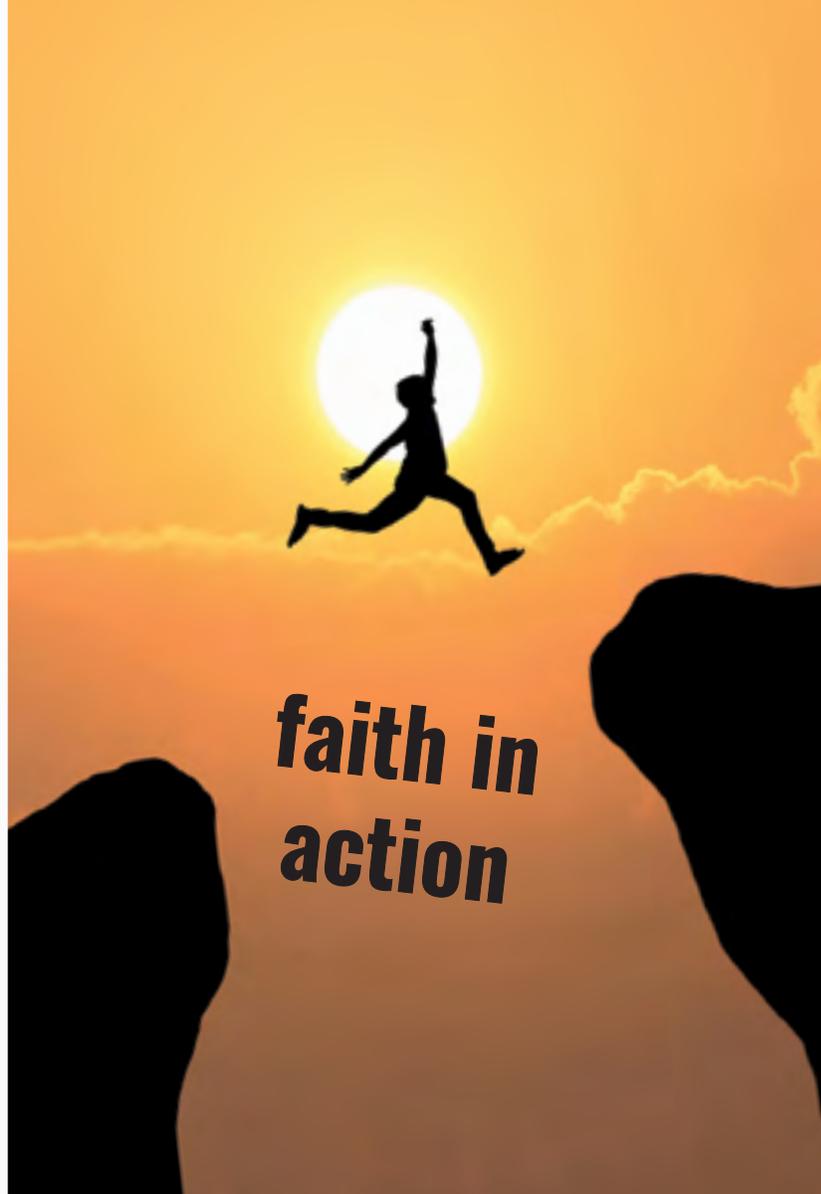
文 孫基立

漫畫沒有直接描繪暴力，但是那對母女的身體語言，和整個畫面冰冷的藍灰色背景，都讓人感覺到不言而喻的憂懼和緊張。

作者R. Kikuo Johnson，是美籍亞裔。他在求學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隱形的歧視，讓他對美國亞裔的生存狀態非常關注。他選擇了當下生活中，一個再常見不過的微小細節，用圖像的方式，將其蘊含的深刻意義表達給觀看者。

當我看到這幅漫畫時，無需作者更多的語言描述，許多親人、朋友的類似經歷，已頓時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這就是圖像的力量！它在一秒鐘之內，就能喚起你內心的共鳴。

如果用語言去描述這樣的畫面，顯然更費時費事，也沒有那麼直觀。而且每個人想像出來的畫面，會很不一樣。當然，語言的表達也有獨特的優勢。語言的抽象概述能力很強，可以描述許多不直觀的事物。大家很難想像，用連環畫寫神學論文吧？因為抽象的概念和名詞，是很難用圖像的方式表達的。



看慣了神學論文的人，習慣用抽象概念的方式去表達信仰。然而不要忘記，我們還擁有別的表達方式。

有些牧者、神學家，因為對別的表達方式不習慣，輕易地加以蔑視或否定。其實世界上，有許多表達信仰的方式，有的通過語言，有的通過音樂，有的通過繪畫、插花等等。這些出自內心的表達，都可以是美好的。就如《紐約客》上的這幅“晚點”，以畫面圖像控訴了針對亞裔的仇恨暴力，讓無數人產生了共鳴。

行動之表達

看到這幅漫畫後半年，我又看到一則新聞：在費城的地鐵上，幾位亞裔學生遭到仇視亞裔的暴徒的襲擊。地鐵上的乘客，大多噤若寒蟬，唯有一位名叫Christina Lu 的年輕華裔女孩，勇敢地站出來保護受害者。那幾個女暴徒對她拳打腳踢，揍得她全身是傷。地鐵上的乘

客，居然沒有一個敢於出手相助。

這件事引發了當地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對亞裔的仇視和暴力。

我憤慨之餘，“晚點”畫中那對母女的神情，又真切地浮現在我眼前。許多人看過那幅漫畫，但是當真的面臨這樣的暴力的時候，又有多少人甘願冒著危險，去保護他人？而Christina卻用行動，說出了她的內心的正義感！在這樣的時刻，行動是最有力、最直接的表達！

最令人感動的是，當記者採訪她，問：你對那幾個襲擊你的人，有什麼話要說？滿臉包著紗布的她，回答：我希望她們能從這件事上吸取教訓。她們還年輕，還有美好的未來在等待她們。

我有沒有勇氣？

我們心自問，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有勇氣單獨站出來，面對那樣一羣暴徒嗎？我必須承認，我會猶豫。我的第一個反應大概是：她們有槍嗎？我怎樣馬上報警而且不被她們襲擊？

而Christina，一個高中女學生，卻不顧一切地站起來，冒著生命危險，用身體保護那幾個被襲擊的同齡男生。後來，其中

一位男生的母親寫了一封公開信，懺悔自己的教育方式——一味叫孩子避開衝突，以致於孩子在別人伸手相助的時候，都沒有勇氣保護相助者！

這件事，讓我自問，而當真的考驗來臨，我們熟讀的聖經話語，能否真的化成行動？我們能否實踐自己的信仰？抑或只有極少數人才有這樣的勇氣？

重價的恩典

在歷史上，納粹德國、日本軍國主義，都是利用了大多數人的恐懼、沉默或者從眾心理，和少數人的狂熱，將暴力和屠殺蔓延到整個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納粹勢力高漲，全國上下，包括許多神學家、牧師，都在民族主義的狂熱中擁護希特勒。當時的反納粹神學家潘霍華，在巨大的壓力下，疾呼“重價恩典”——信仰不是在不需要考驗的時候，在教堂進行輕鬆、愉快的社交，做不需要太費力氣的善事。恩典是重價的。我們對於信仰的實踐，有時也是重價的。對於惡行的無原則讓步、怯懦的不作為，是違背我們的信仰原則的。

對惡行的沉默和妥協，會讓惡勢力蔓延，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劇和災難。這種社會風氣，是羣體之惡滋生的溫床。猶太社會學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1975)，在

聽了納粹戰犯審判的全過程後，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平庸之惡”。她說，普通人在這場悲劇中的盲目服從，不能作為免責的理由。他們以無知、愚昧和怯懦的不作為，成了這場暴行的幫兇。

而這樣的平庸之惡，在不同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大規模地發生。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想必對此頗有感觸。這種平庸之惡，至今不絕，甚至在教會中都會出現——特別是在那些沒有正規、透明的行政程式，用心理操控、個人崇拜和羣眾暴力來管理的小型獨立教會中。

和Christina相識

通過一個朋友，我與勇敢的Christina相識了。我邀請她到我任教的大學和大學生座談。她那時已經痊癒了，拆去了臉上的紗布，是一個清秀文雅、開朗親切的女孩。

她說，作為第二代移民，她親眼看到父母創業的艱辛，從小就幫忙做家务，努力學習……

她的成長過程，和許多華裔第二代孩子很相似。然而在許多身強力壯的成年人都低頭看地面的情況下，她卻用身體去遮擋那些受害者。

亞裔羣體常常被人描述為“聽話、乖巧、勤奮”。而今，亞裔羣體也開始用語言、漫畫、行動等各種方式，去表達自己的聲音，反抗社會的不公！

最真實的方式

基督信仰也有多種表達方式。在我看來，最真實、最誠摯的表達方式，是行動！

當我們引經據典地談論聖經中的“神之愛”，卻不配以行動，或者在講臺上滔滔不絕地談論“上帝的公義”，看到不公的事情卻默不作聲，甚至，在工作、生活中縱容不公義，更甚者，自己就做不公正、不誠實的事。那麼，別人不但不會信服你的

信息，還會在這些概念上抹黑，使神聖的詞語受到污染，不再對這些詞語有敬意。

文革十年，是對語言的大規模污染。現在的年輕人，不再對“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等等有什麼感覺。這就是因為在十年浩劫期間，這些詞語意義被扭曲，用在了和它們本來的含義極不相稱的語境下。

基督信仰的詞彙，如果也被言不由衷地濫用，最終的結果，就是人們對這些神聖的詞語不再有感動，甚至產生反感。

在宗教歷史複雜的地區，人們聽到宗教詞彙後，表情複雜、沉默不語，這就是“語言污染”帶來的惡果。而真正的，充滿愛和公義的行動，即使沒有口吐蓮花、刻意宣傳，也會讓人產生敬意。華裔女孩Christina Lu的英勇行為，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結語

那幅漫畫“晚點”和Christina Lu的故事，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信仰：它雖然擁有多種多樣的表達方式，但是，只要是真誠的出自內心的表達（無論用語言、藝術還是行為），總會從各種虛偽、浮誇的表達中，被人辨識出來。

真正的金子永遠不同於鍍金的冒牌貨，而上帝也永遠不會混淆這兩者。ocm

作者留學法國，語言學博士。現任教於芝加哥的西北大學。

上帝會如何看待“平庸之惡”？

文 王敏俐

艾希曼大審判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一個充滿故事與歷史張力的政治思想家。

生命中有時最困難的，是撥開情緒與謊言，去看見浮誇與媚俗之外的歷史真貌。這也是為什麼，漢娜·鄂蘭成為了我很欣賞的政治思想家。

作為一個二十世紀的猶太裔知識分子，漢娜·鄂蘭出生於德國，紮紮實實地接受德國學院式的哲學思維訓練，在納粹時期輾轉逃亡至美國。



漢娜·鄂蘭的一生充滿故事與傳奇色彩：與哲學大師之間苦澀而甜美的師生戀，納粹時期顛沛流離的猶太人逃亡之旅，二戰後作為《紐約客》記者前往耶路撒冷報導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受審全程，為二十世紀的納粹對猶太的迫害史進行了一個直面而清醒的思考與論述。

前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曾說過：“我必須告訴你們，我一點都不後悔”。

他是納粹德奧合併(Anschluss)前納粹黨衛軍少校，在二戰時期，艾希曼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組織與執行者之一，負責將歐洲各地的猶太人運至集中營進行大屠殺。

◀ 1924年，芳華正茂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艾希曼雖然沒親手殺死過一個猶太人，也沒有將他們推入毒氣室致死，但是若沒有艾希曼運輸猶太人與修建集中營，也不會有如此悲痛的屠殺發生。二戰之後，艾希曼隱姓埋名，流亡至阿根廷，最終在16年後，被以色列特工發現，將之強行運至以色列。

1950年，阿道夫·艾希曼 (Otto Adolf Eichmann) 化名里卡多·克萊門特 (Ricardo Klement)，用意大利紅十字會簽發的紅十字身份文件，進入阿根廷。1960年為以色列特工綁架接受審判。



1961年4月，艾希曼開始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被指控反人類罪等十多條罪行。當鄂蘭知道艾希曼即將在耶路撒冷受審，便毛遂自薦為《紐約客》報導全球注目的艾希曼大審判。

在審問中，艾希曼面對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回答。艾希曼認為在整個屠殺過程中，自己不過是一個奉命行事的公務員，既沒有直接參與屠殺的動作，也非法律的制定者。

◀ 1961年4月11日至8月15日，歷經數月的審判，阿道夫·艾希曼（在玻璃亭內）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判處死刑。這是以色列迄今為止唯一被判處絞刑者。此照片收藏於以色列國家新聞辦公室和美國大屠殺紀念館。

#United States public domain

極端之惡與平庸之惡

在整個審判的過程中，鄂蘭發現，艾希曼的所作所為，既不是出於仇恨猶太人，也不是因為本性惡劣而屠殺成千上萬的猶太人。甚至在家庭生活中，艾希曼甚至可能是一個好父親、好丈夫。某種程度說，艾希曼不過是像普通官僚，盡自己職責不經思考地盲從上級交代下來的例行公事。

“艾希曼背後代表的問題是，他並非心理變態或有虐待狂，他是如此平庸的一般人，如同你我，而這才是真正的可怕。從我們的立法機制或是道德倫理的層面來看，這樣的平庸，比所有暴行的集合更加可怕”。（註）

鄂蘭所指的平庸，並非意指平凡，而是在面對極權體制與不公義時所持有的保留、不反思、不作聲的持平態度。相較於希特勒之輩的“極端之惡”，艾希

曼更像是一個在體制中選擇不做進一步思考，單單盲從隨俗，跟隨體制沒有深刻自我覺悟的運作齒輪。

這樣的思考無能，其實是普遍地存在每一個個體生命之中。

也許我們沒有像艾希曼一般，戲劇性地站在一個歷史的交鋒點，以致於自己的“平庸之惡”，被整個世界攤在顯微鏡下透明徹底地剖析、審判，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又何嘗不是充斥著各種無力擺脫的平庸之惡？

比方說，我們沒有意識到的生活方式與消費形態，正在造成對弱勢族羣的剝削；圖一己之便的塑膠包裝，造成環境永久性的污染；在現實生活中，因為無能與懦弱造成知善卻不行動；在成長過程中，當他人遭遇霸凌時因恐懼所選擇的沉



默；明知身旁的人需要救恩，卻因為害怕被對方拒絕而選擇不分享福音，以避免尷尬……。

種種埋藏在我們黑暗心裡的平庸之惡，隱藏在我們記憶深處的未顯之惡，知善不行所累積的惡，都如影隨形地纏繞著我們。

上帝如何面對平庸之惡

作為一名基督徒，當然，除了將我們的局限與過犯帶到上帝面前認罪，求祂以寶血洗淨，我們沒有別的路。

然而，我更好奇的是，上帝如何看待我們這些無能又渺小的人類每分每秒所犯下的平庸之惡？

聖經中有無數寶貴的例證，足以使我們以多重角度來思考上帝的心意。而我在這裡，只是非常片面的，想從兩個角度來做一些相當局限的思考與想像。

第一個角度是耶穌所提出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參《路》25:36）。

面對一個遭遇強盜落難的弟兄，前面兩位神職人員因著走在自己例行公事的軌跡上選擇忽略弟兄的需要，如同沒有自覺的齒輪一般，沒有深思與醒悟地繼續執行前進的動作。而後來經過的好撒瑪利亞人，成為了一個獨立思考，自覺的活人，對於整個停滯不前的局面開創了一個突破的行動，這個行動帶來了一個生命被珍視的價值。

耶穌以這個故事挑戰我們的平庸之惡，邀請我們停下我們知善不行的惡，呼召我們去“看見”我們的“鄰舍”。

另一個角度，是上帝對無知者的憐憫與介入。

當尼尼微罪大惡極之時，上帝仍然顧念城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萬多人。以至於，當祂要施行審判之前，祂呼召了百般不情願的約拿，去呼籲尼尼微人悔改（參《拿》1）。

從平庸之惡的角度來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需要時時刻刻被聖靈擦亮眼睛的好撒瑪利亞人，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在尼尼微城中不知左手右手的人，每一天藉著上帝的憐憫與介入，以助我們從平庸之惡中醒悟過來。

當鄂蘭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報導艾希曼受審全程時，身為猶太裔的她，本可以以悲情為訴求，無限地放大、膨脹艾希曼在整個屠殺過程中的種種惡行，來操作出沸騰的種族情緒，炒作一場猶太民族的舐傷集體崇拜。但是，她選擇擺脫浮誇與媚俗的史觀，深刻地看見另一種潛藏於人類生命的最罪惡本質：平庸之惡。

這樣的平庸之惡，存在於艾希曼的血液中，存在於她的血液中，也存在於每一個個體的生命之中。

然而，上帝到底會如何看待平庸之惡？現在的我們，又正耽溺於什麼樣的平庸之惡？ 

註：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YC: Penguin, 1994), 276.

作者來自臺灣，曾留學德國。

我可愛的女兒Eliana，已經4個月了。這無疑是我37歲人生中，最幸福和最崩潰的120天——身為父親，我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完整的覺！然而她呼喚的哭聲，卻從未讓我覺得厭煩：我總是十分歡喜地立刻起身，去回應她的每一個需要。

孩子迅速成長著，我要很努力地瞪大眼睛，才能跟上她每天學會的小技能和每一點變化。作為父親所獲得的成就感，是其它任何工作或事業無法相比的。

不僅如此，這個小嬰兒，就像是上帝的助教，不直接講課，但是會佈置許多從上帝而來的作業。她讓我意識到，養育孩子的過程，便是父母受教育的過程——父母被賦予了更高的視角，去重新觀察和理解上帝的創造，以及祂在我們生命成長過程中的帶領。



女兒，上帝的baby助教

圖、文 沙龍



我知道，4個月的時間，不可能讓我成為專家。作為父親，估計我還有幾十年的功課要學。然而，我渴望與身邊的每個人，分享女兒教給我的那些。

唯有生命才能給予生命

孩子生下來的那一刻，我見證了真正意義上的神跡：我親眼看著這個世界上從此多了一個人！

當我將女兒擁在懷中，感歎她有著與我一樣的眼睛和眉毛，心中也不知不覺生出一個問題：是我們生了你，但是誰創造了你呢？

我自問自答：你如此完美地來到了這個世界，固然要感謝你的母親，但更要感謝創造你的身體和靈魂的上帝！而且，為了我們能得享永生，主以人的樣子來到這個世上，付上生命的代價——是的，唯有生命才能給予生命！這是上帝藉著你的到來，教給我的頭一件事。

主總是提醒我：地上的爸爸並不能照顧她一生，但天上的爸爸會照顧她到永生。

今天應該更努力一點

我知道，人生不像旅行，時間和環境大都不由我們選擇。我的女兒降生在新冠疫情和戰爭並存的年代，這讓我多少覺得有點抱歉。雖然我並沒有參與製造疫情和戰爭，但若一天，我向她解釋，這個世界是怎麼一步一步變成了這樣的時候，我會承認我們這一代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每天夜裡，我抱著女兒哄她入睡，總會禱告這個世界以溫柔待她。然而我所知道的這個世界，並不怎麼溫柔。在这一切的憂慮之中，主總是提醒我：地上的爸爸並不能照顧她一生，但天上的爸爸會照顧她到永生。

主告訴我，我是她瞭解這個世界和信仰的窗口。每當想到主的託付，我都會告訴自己：今天應該更努力一點，努力更加像主，更好地成為女兒的榜樣，也通過家庭為她營造一個完整、安全的小小世界。

突然被啟動的女性視角

美國有一個笑話說：“如果你生了一個男孩，那你以後只需要擔心這一個男孩。然而，如果你生了

一個女孩，你就需要擔心全世界的男孩。”

過去的4個月裡，我充分地理解了這個笑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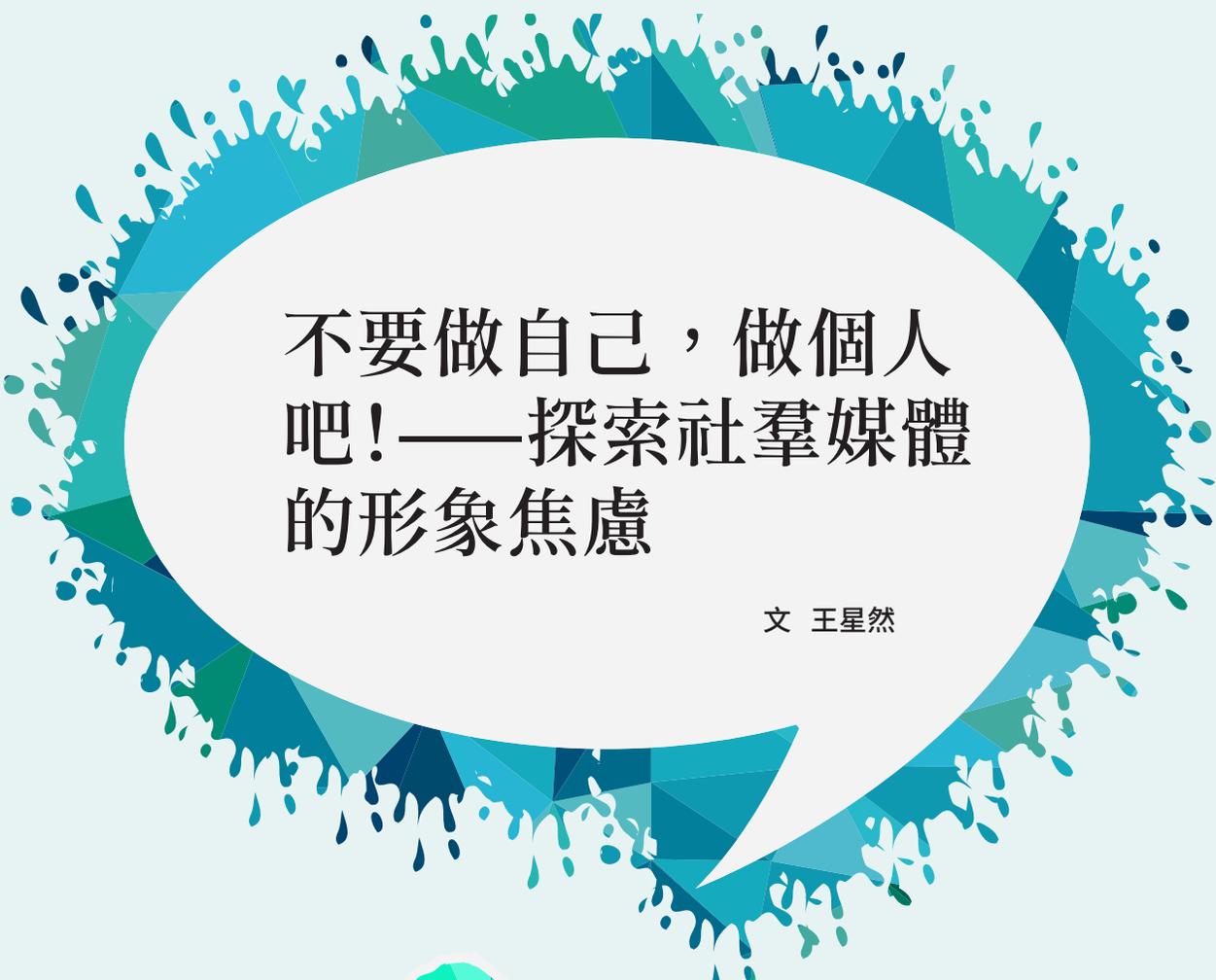
作為在中國成長、如今在北美生活的男性，我一直沒充分意識到，自己享有的男性特權，以及在社會競爭中所處於的優勢位置。過去我也不認為，作為男性應該主動爭取改變這種不平等。

可成為父親給我帶來最大的改變，就是賦予了我女性的視角，藉著所愛的女兒的眼睛，去重新觀察，並思考我們原本習以為常，實際上價值意識扭曲了的社會。

如果我希望自己的女兒未來得到應有的尊重和支持，那麼我就要從今天開始，改善自己對身邊女性的態度，包括注重在教會內外和與女性同工的機會，並在教會牧養中，加強對聖經裡偉大女性的認識和學習。

說得更直白一點，我願意成為一個合上帝心意、榮神益人的“男性女權支持者”。這樣的決心，並非僅僅為了我的女兒，也是為了身邊許許多多缺少尊重和愛護的女性，以及普遍缺乏跨性別領導力的亞裔男性。ocm

作者受聘於芝加哥新生命社區教會(New Life Community Church Chicago)，建立了隸屬於該教會的第一個國語教會。除一般性聚會，還開辦活水茶堂，於主日下午直播“凡事茶屋”談話節目，並創建荊棘火音樂事工。相關視頻見【光鹽物語】<https://www.youtube.com/@user-gb3td9ce4m>



不要做自己，做個人 吧！——探索社羣媒體 的形象焦慮

文 王星然



最近太太從臺灣返美，帶了網紅作家“德州媽媽沒有崩潰”剛出爐的新書《不要做自己了，你做個人吧!》。

書名很快地吸引了我的眼球，不會吧？這是一個呼天喚地要我們“做自己”的時代，怎麼會有作家逆向呼喊“不要做自己”？在出版業一片蕭條的時候，這太刺耳，太不政治正確了！

“德州媽媽”說：“有一碗著名的廢話雞湯，叫做‘做自己’……我們活在羣體社會，改變本來就是適應和生存的一部分，我可以保持初心、也可以改變初心。為什麼一定要保持初心？初心就是好的嗎？……若把‘做自己’當成不改變的理由或是傷害人的免死金牌，那真的不要做自己了，你做個人吧！”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道理，但就是沒幾個人有底氣這麼直白托出。“德州媽媽”認為這個時代餵食人們太多的“廢話雞湯”，我們需要多喝幾杯痛快並實在的“心靈烈酒”。現在這杯“酒”還登上熱門暢銷書排行榜。

鏡中自我

哲學家Charles Taylor在上個世紀就已宣告“真我時代”(the Age of Authenticity)的來臨：電影、電視劇、小說、媒體、流行歌曲……每天不斷給我們洗腦要“做自己”。做自己要有六親不認的絕對勇氣，不要管別人怎麼看我們，不要管社會，不要管家庭，不要管道德約束，不要管宗教信仰……

Charles Taylor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被造就就是有“羣體性”的存在 (social beings)，人不可能脫離社會而活，不可能不顧及別人的眼光和看法。

關於人類的社會羣體性，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學家庫利 (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 有一個頗有深度的“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 的理論：



社會好像一面鏡子，我們透過它來觀察自己，調整自己，塑造自己。人類從小在社會化的過程裡，很早就學會觀察社羣對自己的看法，體認別人眼中的自己有什麼特點或價值，從而發展出自己的人格、興趣、抱負、或期望，以符合社會或家族的期待。我們是透過他人的眼光來認識世界，瞭解自己。(參《人性和社會秩序》，1902。編註)



這個“鏡中自我”的理論，其實很符合系統神學的人論，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們自己無法產生自我形象，我們的形象總是在反映所處的外在環境：別人對我們的看法，社會的認同和價值……當我們的自我無法得到社會的認同和接納，就會產生嚴重的焦慮。

因此，把一對基因相似度極高的雙胞胎分開放在不同社會成長，成人後你會發現他們被塑造成完全不同的個體。

作為人，你我都積極地向外尋求認同，尋找肯定。我們就像月球，自己不會發光，只會反射光。

而做個最理想的人，應當是反映上帝榮美的形象，因為我們就是為此被造。在《創世記》裡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1:26)

當人犯罪後，形象就被罪所玷汙，好像一面佈滿灰塵的鏡子，失去了反映上帝榮美形象的能力，虧欠了上帝的榮

耀。面對這個破碎的形象，我們焦慮地尋找可以反照的光，我們迫切想要社會的認同。

Multiverse(多重宇宙)

隨著網路社羣興起，人類需要認同和接納的基本原則並沒有改變，我們仍然需要透過外在的眼睛，來建構自己的形象。只是這個展現形象的舞臺換成了社羣媒體。每個人本來就有很多的面像，人們常會在社羣媒體中釋放出不同版本的“自己”來試試水溫，看看別人如何反應評價，然後我們本能地反映出別人能接受的一個形象版本。

對於這一代從小接觸電子遊戲的年輕人而言，在遊戲的世界裡(如MMORPG-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角色扮演根本

就是常態。每一場遊戲裡，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Avatar，展開不同的遊戲人生。

近來，很多討論multiverse（多重宇宙）的電影，像楊紫瓊主演的《媽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呈現同一個人可能在不同宇宙裡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從事不同的職業，進入不同的人際關係，擁有不同的社會地位，經歷不同的人生風景；漫威的《奇異博士2：失控多重宇宙》（*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 Madness*）甚至讓來自另一個宇宙的奇異博士成為自己的敵人……

因著科技環境帶來的變化，必然對人類的自我認知產生深遠的影響，人有千千萬萬的可能性！當一個人宣稱要“做自己”，我們不禁要問：“做哪個自己”？

轉戰網路虛擬世界

就算是同一個人，生活在同一個宇宙裡，我們在網路社交媒體上的人設和在真實世界的形象，也可能相差十萬八千里！

根據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Chris Bail的研究*Breaking the Social Media Prism: How to Make our Platforms Less Polarizing*（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2021），許多在社羣媒體上看似很活躍的人，在真實社會裡是被邊緣化的人，正因為在真實世界裡，他們有著破碎的自我形象“spoiled identity”，於是轉戰網路虛擬世界，企圖力挽狂瀾。

Bail主導的Polarization Lab在大選期間進行一項研究，發現Twitter上70%有關美國政治觀點（national politics）的tweets，僅僅來自於6%的Twitter用戶，這6%的使用者大多是在社會裡被邊緣化的人，他們是持有極端意見的少數份子，卻左右了Twitter的政治意向。

為了鞏固社羣媒體裡的自我形象和立場，這6%極端意識形態的人更加喜歡攻擊與自己同路線，但又比較溫和，靠中間的人，定罪他們立場搖擺，不夠堅定。在他們眼裡，



意識形態不允許有漸層光譜，只有被過度簡化的大是或大非的二元選項！

所以，走中間路線的人，在這裡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在社羣媒體中往往只有：是與非，左派與右派，光明與黑暗，罪惡與正義……這裡是敵我分明，你死我活的戰場。

因此，透過社羣媒體折射出來的世界，其實是被扭曲的，不真實的極端世界。

同溫層的迷思

人們上社羣媒體不只是刷存在感那麼簡單，社羣媒體更是反映自我形象的展場。每個人都想透過這個展場，來確定自我的身份認同 (self-identity)。人們刷臉書、Twitter、微信、Instagram、Clubhouse，不是為了想讓自己的想法變得更加平衡周嚴，而是為了尋求認同和支持 (approval)。

這也暗示了，社羣媒體很難成為一個交換意見，討論公共事務的地方。



無怪乎，我們會喜歡待在跟自己理念想法一致的同溫層裡 (echo chambers/bubbles)。社羣媒體的運算法則 (algorithm) 就是“投其所好”，每天推送給我們想看到的，這讓人更難以接觸到不同的理念和想法。

但是，若以為只要能走出同溫層，接觸不同羣體的意見，就可以使自身的想法更加中立更加平衡，那也是太過天真。

Bail研究美國“兩黨政治極化”現象，發現天天接觸不同政治理念羣體的意見，

只會讓自己對原來的想法更加堅定，還有可能會刺激自己更加偏激，往更極端的方向走，為要自我平衡 (中和) 接觸到的不同意見。

大家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驗：當我們在社媒上看到朋友推送某個與我們相左的政治理念（例如：疫苗/反疫苗宣傳），我們會迫不及待上網搜尋，找出“打臉文”，把對方的帖子定調成假新聞或是不實資訊。

我們很少會平靜下來，好好審視對方的論點和立場，是否真有道理和可資借鏡之處。

在社羣媒體裡，我們需要很快評估自己在別人的眼中是什麼，同時分配給別人一個定位，發給他一張標籤。最快的方法就是一刀切為二！他是和我一國的？或者他不是我一國的？

因此，社羣媒體是一個最容易曲解別人的想法的地方，我們常用最不友善的方式來解讀 (bad faith readings) 和我們立場不同之人說的話。我們沒有時間和力氣去真正理解爭論的焦點是什麼，並且深入地討論，因為我們的目標是快速將另一個人定位（或定罪）。我們拉幫結派，壯大我方聲勢，或將定罪的人打入敵對陣營 (out-group)，將之妖魔化或小醜化。

這使得社羣媒體所呈現出來的自我形象和別人的形象，都是扭曲不真實的。

變成主的形狀

如果以為，那就從此離開社羣媒體，眼不見為淨，或期待社羣媒體、虛擬世界消失，也是不切實際！我們看到許多發下豪語，誓言要離開社羣媒體的人，最終還是回來了。

人類已經慢慢進入一個元宇宙的時代，我們需要學習新的遊戲規則，學習如何在一個被扭曲的世界裡，仍然能公正地評估自己和他人的觀點，並且與人展開有意義的對話。

我們那些有意無意，靠著社羣媒體來建構形象的自我救贖，是一條血淚斑斑的不歸路。在元宇宙裡，那些“做自己”的努力，勢必讓自己陷入更深的荒謬與混亂。

保羅告訴我們：“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3:17-18）

耶穌基督的福音，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祂要來贖回我們被罪玷汙的形象。祂知道我們尋尋覓覓，想方設法重塑自己已然破碎的形象，卻是徒勞無功。

主的靈使我們得自由，使我們從形象破碎的焦慮和困境中被釋放，這是何等的安慰？當福音的真光映照在我們的身上，我們放棄掙扎，安心地把自己交給祂，主應許我們變成祂榮耀的形象。

“不要做自己了，你做個人吧！”做一個有主榮美形象的人！“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ocm

作者來自臺北，任職于密西根州政府IT部門。

不是消失，也不是輪回 ——電影《隱入塵煙》

文 小望

2022年2月，《隱入塵煙》入圍第72屆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李睿珺成為第一位入圍“三大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中國80後導演。

影片上映後，豆瓣評分從7.8分升至8.4分，被很多人評價為2022年最好的華語電影。但意料之中的，農村題材導致電影叫好不叫座。

悲憫的平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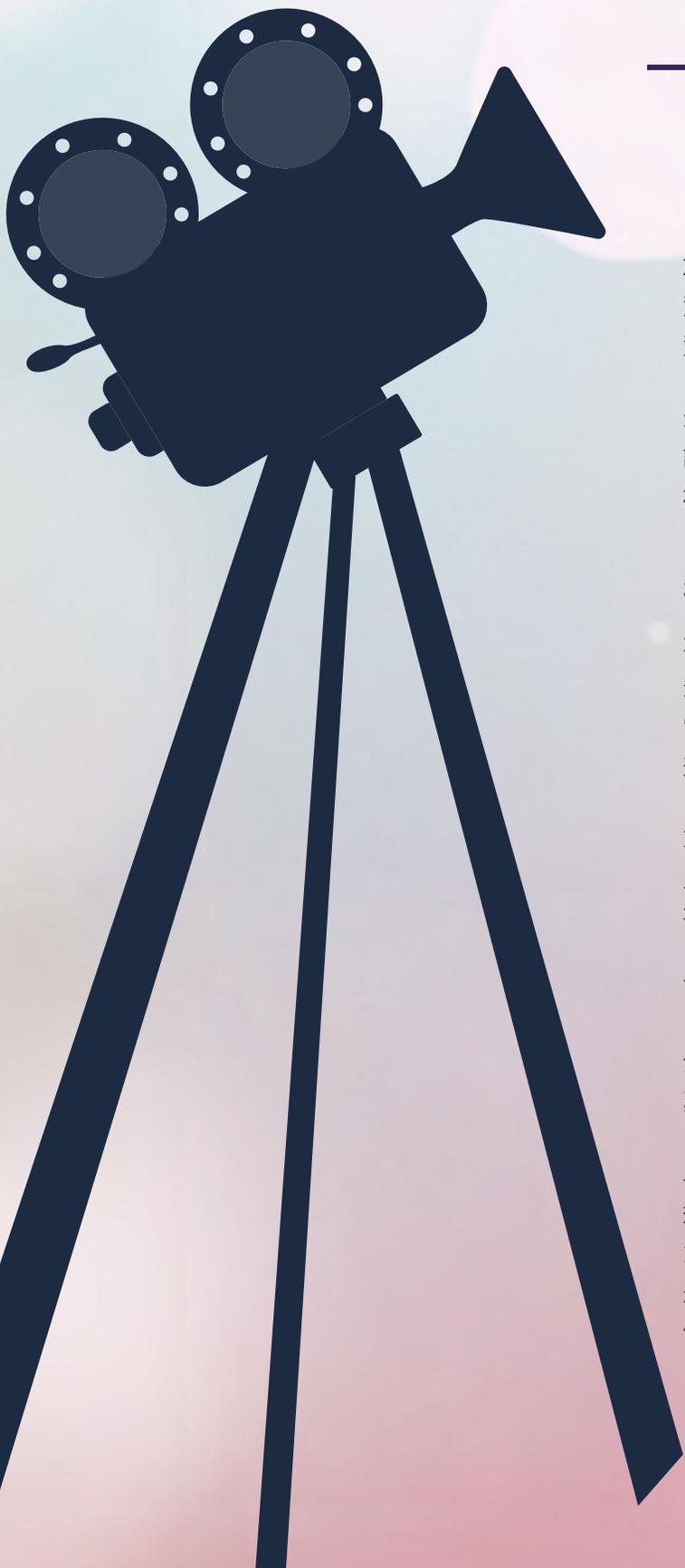
不知道什麼原因，人到中年的我，對現實題材的電影，心裡越來越“害怕”。二十多歲的理想和當年想當然的銳氣，被生活打磨的幾乎蕩然無存；僅存的悲憫，似乎也於現實的無奈之中黯然失色。

或許，我是個天生的悲觀主義者，在世間疾苦中瞥見芸芸眾生，只覺得無力和蒼白：自己也不過是芸芸眾生之一，艱難行路，自顧不暇。

可回頭一想，似乎又不是這樣。

介於現實與遠方，悲憫與冷漠之間，基督信仰讓我真實地活著，感受這一切，也感受著感受本身。

以前總覺得信仰，是上帝視角居高臨下的俯視，是道德高度下的同情，對人對苦難似乎有些“施捨”的意味。但其實不然，沒有比基督信仰更關心人如何是人，人如何活得像人。如此悲憫的平視，對我們是何等的陌生，又是何等的恩典。



《隱入塵煙》恰恰是這種視角。電影大量運用了長鏡頭和留白的敘事，擺脫了對“現實可憐人”命運的俯瞰，以一種詩意的、平視的眼光介入。

這是一部失語者的愛情，它不是消費苦難，沒有販賣“同情”，也不是加長版的“治癒我精神內耗的二舅”，而是克制含蓄、隱忍詩意的展示、剝開、然後任其被撕碎。

電影的故事並不複雜，對白也不多，大部分依靠主角在四季更迭的農忙中推進：一個沉默幹活的中年男人，一個行動踉蹌的中年女人，一頭低首拉磨的毛驢……

四十多歲的“老光棍”馬有鐵（老四），寄居在唯一的親人三哥家中。他幫忙養羊種地，直到年紀漸大，開始被嫌棄。為了打發老四，三哥托人帶來了同樣被家人嫌棄的貴英。婚後，馬有鐵發現貴英不但有殘疾，還有小便失禁的毛病。

他們種麥子、孵小雞、蓋房子，經歷春夏秋冬，直到貴英落水去世，“用自己生命的整體過程，完成了農耕文明生存的必要條件。”（導演黃建新語）這一對失語者似乎一切都“隱入塵煙”，悲憫又動人。

正如因犯罪被驅逐出伊甸的亞當和夏娃，在蒼茫的大地上認真地活著。四季更替、時間變化，最終留下伊甸的故事和尋返伊甸之路的渴想。

這種“平視”的感受，最近在讀《約拿書》尤其感受強烈。愛國的約拿不願意敵國尼尼微人靈魂得救，而上帝的心願卻帶著極大的憐憫，不是施捨，而是人能感受到的真真切切的關愛：“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也不是你培養的，一夜發生，一夜乾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萬多人，並有許多牲畜，我（上帝）豈能不愛惜呢？”（《拿》4：10-11）

“愛惜”這個詞實際上有悲傷的意味，表示為逝去的所愛而哀悼。這是一個很強烈的用語，表明心中憂傷，因著哀傷而哭泣。這是上帝對帶有祂形象所有的“人”，發自內心的悲憫和關愛，是上帝平視的恩典。



而耶穌基督，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參《太》9:36) 這悲憫的平視，不僅撕裂了祂的心，更讓祂在十字架上破碎自己。

精神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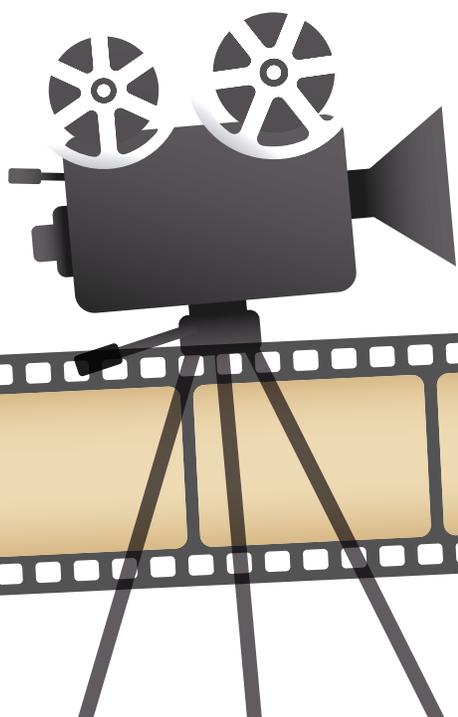
除了電影本身，讓人關注的還有導演本人。李睿珺大概是中國青年導演中最獨特的一種存在：他做導演的16年中，視角始終沒離開甘肅那片土地，且不斷重複同一個主題：土地裡如何長出莊稼，又如何長出文學與電影。

拍攝《隱入塵煙》的村子，其實是李睿珺的故鄉：甘肅張掖花牆子村。他在那個村子裡出生和長大，直到17歲，高二那年，才跟隨父親進城，現在又以電影的方式回到了那裡。

當他從太原一所大專畢業後，因為沒錢，就把故鄉所有的親戚都變成了演員。據說，為了節省經費，拍電影《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時，他直接拉上自己的舅姥爺做了男主角。

後來在澳大利亞的一個電影節上，舅姥爺擊敗劉德華與吳彥祖，站上了影帝的領獎臺。出席典禮之前，他們找遍整個縣城，也沒找到一件體面的、能夠去參加頒獎的衣裳。最終，領獎臺上的舅姥爺，穿上了一件壽衣店做的唐裝。

2020年初，李睿珺回鄉籌拍《隱入塵煙》。很快疫情來襲，為了不耽誤進度，他不敢離開村子。他就動員家人和鄰居一起參與拍攝，請姨父扮演男主角老四。他們還自己動手，建造了電影中老四的新家。



在巨細靡遺的日常化展示的同時，李睿琿又是相當煽情的。他極為深情地描寫這片有強大包容性的土地。尤其是當主人公因為經濟窘迫和身體殘疾被同類棄絕時，他們面向的土地給予了他們無差別的關懷。

李睿琿說：

“我認為人與土地的關係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不是說我們在土地上耕種才和土地建立關係。我電影裡的老四和貴英也是如此，他們的生命在很多人眼中毫無價值，但是他們其實和莊稼是一樣的，就算沒有家人的接納，土地也會接納他們。”（註1）



他還寫了一首詩，結尾頗為動人：“剛到村口的瘋子/充滿愛意地看著圍向/他的十個孩子/其中九個向他丟來土塊/只有一個在他碗裡放了/饅頭”。（註2）

對於馬有鐵夫婦而言，這“只有一個”，或許就是這片無言的黃土地。

土地似乎成為導演的精神家園。土地是歷史沉默的見證者，吞噬淚水、膠片、創傷和回憶。它意味著接納、生死和歸宿。

一個人的精神家園究竟是什麼？

這個宏大的概念，如果在土地上繼續探究下去，或許就是在無恩典的社會中，如何尋得恩典和接納，一種完全的包容、接納，讓你落葉歸根，讓你安息所在。或者就是人類遙望伊甸之路的共同渴望：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傳》3:11）這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只是比起讓人遺忘的土地，上帝更容易被遺忘。

失語者的愛情

在電影中另一讓人為之動情的，就是這對逆來順受失語者的愛情。

或許愛情這個詞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但在這貧瘠的大地上，他們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秩序，獲得了從未有的尊重和愛。搭伴過日子溫柔相對，一茶一飯相濡以沫。

在冷漠的社會中，老四獻血給富人，仍被富人所不恥；在農村中，他們像牲口一樣被人趕來趕去；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人們異化的物質欲望，都更凸顯出他們夫妻愛的溫暖和質樸。

正如電影中貴英說，“沒想到這輩子，我還能有自己的家。”能有一個人把她當成一個人去對待，並且愛她。或許在更多人的視野裡，貴英是毫無價值和毫無意義的存在，但是她在一個能夠接受一切的老四心中，變成了不能接受離去的唯一。

電影中出現貼了3次撕下3次的“囍”字。家庭的圖騰是一張脆弱的紙。這暗示了他們家庭的風雨飄零。每次被撕下，誰也不做聲。再換個地方貼上，老四總問，“貴英你看正不正？”“再往上一絲絲”。那欠缺的一點大概就是人世間所有愛的不完滿。

愛被人用不同的方式謳歌，不僅僅因為它值得謳歌，而是人需要愛；只是真愛哪裡尋覓？在那個遙遠的伊甸，愛因為罪生了嫌隙，從此，愛就成了一個缺口，人人都想得到愛，卻無法給予。也只有愛的本體自己來尋覓人，從此歷史才被改寫，人類的精神家園才可能有了彩色的斑斕。

不能消失的隱藏

電影中這遙不可及的精神家園，帶著詩意的浪漫、溫柔，又是悲愴的、凜冽的，隨時可倒塌的。貴英的失足落水，給這個短暫的溫暖畫上了悲傷的句點。導演李睿珺似乎在這裡並未結束，這並不是另一個版本的《活出》，他試著往前走了一小步。

電影裡貴英去世後，老四選擇了離開，他辛苦建造的新屋被推土機拆除。李睿珺將這部電影命名為“隱入塵煙”——消失的東西並不是真的不存在了，它們只是隱藏起來：

“關於名字，塵土和煙火就是我們的生活，尤其是對於農民來說，這是他們的日常。所有的一切好像都是從日常中來的，但是都好像又隱藏在日常當中，好像所有的一切消失了，但是都沒有消失，它只是隱藏在日常當中。”（註3）

那些看不到的，並非表示虛無和不存在；那些沒有消失的隱藏，那些埋沒在歷史中的塵埃，或許才是真實的生活也才是真正的歷史。所以，當以這樣的視角去看電影和人生百態，就不會過於悲傷，就不會陷入貴英的死是一種“麻繩專挑細處斷，厄運專找苦命人”的深深哀歎。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直白來講，就是在處理生死。每個人都會面對“死亡”，面對塵煙的隱藏。生離

死別是每個人都要去面對的日常，不管承認不承認，它都會發生。

所以，導演李睿珺在他既有的精神家園上，看到了消失背後的存在，看到那些無法消失的隱藏，看到了人活著僅有的絲絲樂觀的盼望。

麥子的生死

只不過令人惋惜的，“隱入塵煙”之後又在哪裡尋得安慰呢？電影並沒有回答，電影中似乎用麥子的來暗示人生的生死，暗示著生命的輪回的宿命。可這些並不能帶來終極的安慰。

電影中，貴英不小心鏟掉了一棵麥子，老四說：沒關係，反正到了夏天也是要收割的，把它埋在土裡，它變成了其他麥子的肥料，它就還有價值，不一定要抽出麥穗才有價值。

似乎在這一刻，貴英的命運早已埋下伏筆，正如麥粒變成麥苗，麥苗變為麥穗，麥穗最後又變成麥粒種到地裡。在循環往復中，生命只是變換著形式存在。恰如電影最後一個鏡頭中，那株搖曳的蔦麥芒，光陰荏苒，萬物生生不息。

在草垛邊，在土炕上；在活著時，在死去時，他們在對方的手上摠下“麥花”，你是我的人了丟不了了，天上地下都丟不了了。

導演自己也說：麥粒長成麥苗，再變成成熟的麥穗，收割後回到麥子的形態，這些也僅僅是生命的不同階段。收割不代表死亡，第二年又會孕育新的生命，土地一年四季都在見證生活的輪回，我想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生命觀。（註4）

《聖經》中也常常提到麥子。舊約中有路得在

麥田中遇到愛情，新約中耶穌也提到麥子。“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12:24）。這“一粒麥子”指向了耶穌基督，祂在十字架上“落入死地”，並在三天後復活，成為所有信靠之人初熟的果子，要結出許多子粒——許多人將要得救。

上帝的悲憫因祂的死介入歷史：上帝自己成為蒼茫大地上的失語者，卑賤地活著、死去，再榮耀地復活。

祂平視我們，讓所有卑微的生命，可以活出江河的壯闊；祂讓那些遙望伊甸精神家園的彷徨者，可以真正像人一樣活著。天行有常，地載萬物，隱入塵煙，死不是遺忘。生死不是生生不息的簡單輪回，而是在祂裡面，或生或死才有了意義和安息。ocm

註：

1. 《隱入塵煙》導演的16年：記錄鄉村，“關鍵是找到值得拍的東西”，<https://mp.weixin.qq.com/s/0suWic8S7xT45m1jZeocw>。
2. 《在日常中提煉電影在電影中還原日常》(douban.com)，<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4233660/>。
3. 武漢的導演映後交流場<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4502587/>。
4. 《隱入塵煙》導演的16年：記錄鄉村，“關鍵是找到值得拍的東西”，<https://mp.weixin.qq.com/s/0suWic8S7xT45m1jZeocw>。

一場雷霆大怒

——看似敬虔，却得罪上帝

文 女書

為主作光做鹽，是基督徒追求的。我們渴望在事奉、職場、婚姻、人際關係中，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為上帝作好的見證。然而，我們卻常常在不知不覺中，以敬虔為名犯罪。

劈頭責罵

我在教會中工作。有一次，我竟然對同工大發雷霆。事情是這樣的：我計劃在夏季，為已婚會友舉辦一場聚會。活動確定後，我卻在辦公室裡皺著眉頭，苦思要分享怎樣的信息。我找不到合適的經文，也沒有婚姻的經驗……

同工陳義看見我一臉困窘，問我：“女書，煩惱什麼？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

我心想：“主，你實在為我開了出路！”我立刻邀請陳義（已婚）參與聚會，分享一篇關於婚姻的信

息。陳義豪爽地一口答應了。我繼續籌備各樣的事項，忙得焦頭爛額。

聚會前一週，陳義忽然敲門進來，劈頭就說：“女書，我不能擔任講員了。”說完就匆匆離去。我愣在原地，那一刻，失望、挫折、沮喪和憤怒，在我心中翻騰。

我撥通他的電話，劈頭就罵：“你知不知道你這是毀約？剩下一週了，我找誰當講員？你就是個沒有信用的人！難道你不知道上帝是信實的嗎？你考慮過我和弟兄姐妹們的益處嗎？”說完就掛了電話。

陳義傳訊息過來道歉：“女書，對不起，我無意傷害你！母親剛剛跌倒了，我急著趕回家，沒顧慮到你的心情。實在不應該匆忙告訴你這件事。很抱歉！盼望明天在辦公室和你當面好好聊聊。”

讀完訊息，我當即羞愧得紅了臉。我在上帝面前悔改、流淚。那一刻，上帝提醒我：事工在我的心中的分量，早在不知不覺中超過了上帝自己，成為我敬拜的對象。我想要完成這場聚會的心是如此迫切，使我忘記了上帝的吩咐——愛人，愛弟兄姐妹。

服事聚會的會友，與看到同工的需要，兩者在上帝眼中，同等重要。

感謝聖靈使我及時悔改，不以“服事”這樣敬虔的理由，為自己的憤怒背書，合理化自己傷害弟兄的行為。聖靈要我為自己的罪憂傷，催促我與同工和好。雖然道歉的過程尷尬且彆扭，但陳義立刻原諒了我，向我彰顯了上帝的慈愛。

完美藉口

大多數基督徒厭惡邪惡的事物——毒品、賭博等，追求美好的事物——事奉、名聲、婚姻、成就……然而，可能在不知不覺，這些變得比上帝還重要，成為一種偶像，使我們離開上帝、得罪上帝。

好的事物，往往比壞的事物更讓人失去警覺性。

當我們追求壞的東西時，上帝放在我們裡面的良心，會不停發出警告，提醒我們那是錯誤的。然而，追求好的事物，卻使我們擁有一個看似敬虔的理由，來得罪上帝。比如：“升職是我在職場為主作見證的方式，所以我暫時不能參加主日了。”“我無意冷落我的太太，只是想作好小組長，為上帝忠心盡職！”

聖經中，掃羅王就是我們的借鏡——上帝施恩，讓他帶領以色列軍隊打了難得的勝仗，打敗了世仇亞瑪力人，然而，掃羅和以色列百姓卻憐惜亞瑪力王亞甲，也愛惜上好的牛、羊、牛犢、羊羔，並一切美物，不肯按照上帝的命令滅絕。上帝說：“我立掃羅為王，我後悔了；因為他轉去不跟從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參《撒》15:9-11）

先知撒母耳去勸誡掃羅，掃羅卻搶先一步開口，吹噓自己：“耶和華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他更兩次以敬虔的理由，包裝自己對上帝的忤逆和不順服：“愛惜這些上好的牛羊，是要獻與耶和華”（參《撒》15:11-15）。

掃羅以“獻祭物”為理由，違背上帝的吩咐，還有比這更“敬虔”的犯罪理由嗎？上帝藉著撒母耳的口斥責他：“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參《撒》15:22-23）

上帝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因為人順服的行動出於一顆愛上帝的心。反之，當我們為著一個看似敬虔的理由，不聽從上帝的話，我們就是得罪上帝。不論那理由看似多麼敬虔，我們的心實際上已經厭棄耶和華的命令。我們的背逆和罪行，已經顯示出我們真正崇拜的對象。

為上帝作見證，往往不是成就偉大的事情，而是看重上帝的心意，在大小事上都聽從祂。

滿有憐憫的主啊，願你良善的聖靈常常賜給我們憂傷痛悔的心，幫助我們不用敬虔的藉口來包裝自己的罪行，回轉向你。我們知道，因耶穌基督所流的寶血，你赦免了我們一切的罪。主，求你以恩典扶持我們，引導我們成聖！ 

作者畢業於改革宗神學院，現任教會同工。

後疫情教會培育事工的挑戰

文 彭怡珍

2022年，全球進入了後疫情的狀態。絕大部分國家重啟了公共場所，教會也跟著恢復了實體的聚會。然而，信徒卻未能恢復疫情前的出席率。

目前大部分的教會，在恢復主日實體崇拜的同時，提供同步線上直播，週間聚會仍然維持在線上進行的過渡模式。很難預估這樣的模式會持續多久，教會的培育事工能否維持動力，或是產生其他新的動力，挑戰又是如何？機會又在哪裡？



筆者於2022年5月份，完成了一份針對後疫情教會的培育事工的質性研究。與14位牧者訪談的結果，反映出教會必須重新深度思考幾個議題：

什麼是教會的本質？

首要議題，關乎教會的本質，包括聚會的意義，聚會的目的等。

培育事工裡，必須重新傳遞和教育信徒對教會和聚會的認識，讓信徒清楚自己的定位、角色和參與的方式，而不是像完成任務一樣維持聚會的習慣，或是像只關注自己喜好的消費者。要讓信徒不論線上或是線下，都積極參與聚會。

實體聚會的暫停，也讓我們重新思考教會的本質，思考是什麼把跟隨基督的人聯繫在一起、在一起有什麼意義和益處 (Hansen & Leeman, 2021)。

Addo (2021) 在他的研究專文裡，特別強調“信徒們在線上的聚集，實際上是使虛擬的空間變成一個屬靈的空間”(47)。這個屬靈的空間，不能只靠聚會的帶領方塑造，是要靠所有的信徒，靠他們積極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使線上的空間產生“羣體感”、“關係感”(49)。

對於很多教會而言，線上的聚會，固然方便，卻犧牲了近距離的接觸，以及對聚會的專注。牧者們反應，聚會的品質有所下降。這或許就應該幫助信徒，重新思考基督身體聚集的意義，提供實際、簡易的操作方法，增加線上聚會的品質和動力。

當我們讀到《希伯來書》10章25節：“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要留意，不要讓這命令的焦點，停留在“不可停止”上，而是要實踐出“倒要彼此……”。

教會需要“小型羣體”

另外一個議題，就是信徒們對小羣體、真實、親近的友誼，有更多的需求 (Marty, 2021; Shellnutt, 2021)。

研究結果反映出，因為疫情限制了大規模的聚會，反而促成一些新的小型羣體建立。

多數受訪的牧者都表示，教會開始發展新的小型羣體 (micro community)，例如10人以下的門訓小組，兩三個人的屬靈夥伴，五六個人的讀經小組，由牧師帶領的禱告小組等。這



些都是順應疫情產生的，也得到信徒們非常好的回應 (Shellnutt, 2021)。

這些新的小型羣體，給教會帶來了新的成長動力。相較於牧者所反映的團契和主日學品質下降，這些小型羣體的目的明確、人數較少、親密感高，個人分享機會較多，也較深……牧者們表示，這種培育模式，在後疫情中較吸引信徒。

這個模式，和成人教學法所提出的核心學習原則相符，就是幫助學習者參與和主導自己的學習 (Knowles, Holt III, & Swanson, 2005)。學習者的經驗和生活能夠融合在學習的內容裡，學習者的需要也被聆聽和尊重。並且，在此過程中，有更深的關係建立……

▶▶ 必須深度思考：教會從疫情得到了什麼？

疫情中的收穫

最後，必須深度思考：教會從疫情得到了什麼？

面對未來，似乎不能照著過去的模式依樣畫葫蘆 (Shellnutt, 2021)。在重新適應和調整的過程中，能夠讓教會繼續充滿力量前進的，不僅是信徒之間無形的連結，還有對教會的目標和使命的認同。

Cho (2021) 強調，後疫情線上的聚會，不僅僅是透過線上進行崇拜或者溝通。信徒在線上的聚集，就是教會的羣體——重點不是線上崇拜，重點是教會，教會的羣體。我們所關注的，不只是聚會的進行，更是有上帝同在的教會羣體 (14-15)。

教會的本質，也反映出教會的目標和使命。這是教會應當在培育環節裡繼續不斷傳遞的。

受苦神學，末世危機

對牧者作質性研究的結果還反映出，疫情中信徒更多思考受苦的神學和末世的危機。牧者因此在這兩方面，有更多的機會傳遞聖經末世觀裡的盼望和警醒態度。

疫情造成信徒的分散，將過去教導和服事皆集中在教會的模式打破，產生了一個新的契機，鼓勵信徒更關注建造自己的內心世界、家庭生活、職場裡的影響力……這些不是教會外的建造，而是教會見證的延伸，如同一位受訪牧者所述：“鼓勵更多家庭的見證，把信徒往教會外推，不是往教會裡拉。”

另一位牧者也發現，疫情期間以傳福音為目的的小組，帶來了信徒成長的動力，讓信仰的力量更多發揮到教會以外，讓教會傳揚福音、影響世界的目標和使命，更深、更實際地落實生活。而且這樣的觀念，讓教會在疫情之後，保持了如前的向心力。

受訪的一位牧師提到，疫情開始時，讓信徒減緩焦慮、得到安慰，是禱告會持續下來的動力。疫情後，牧師帶領信徒持續代禱的動力，則變成為世界禱告。

Adegboyega (2021) 在他的研究專文裡也提到，在疫情危機期間，基督徒再度見證了聖靈如何更新人的生命、使信徒超越苦難，激發生命的潛力，活出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包括盼望、赦免和愛，使人能夠使用各樣創新的方式，繼續豐富信仰的生命力 (227)。

教會在疫情之中有機會和空間，去深刻思考許多重要議題，

包括聚會的意義、羣體屬靈的關係、最核心的目標和使命等，並將這些反思體現在實際的培育活動中，讓後疫情的教會更聚焦於教會的核心定位，更切實、更專注地“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參《弗》4:12）。

平衡的培育模式

教會在後疫情中逐漸重新建立新的規律時，可以花一些時間尋找最適合自己堂會的培育模式。

在強化信徒之間的屬靈陪伴關係方面，可以增加一些培育環節，例如：提供簡單的教導，讓信徒學習在聚會裡成為別人屬靈的祝福，在生活裡創造固定的屬靈的友誼，找到屬靈的歸屬和成長動力……這些都能夠增加信徒個人與羣體成長的動力。

在如何將信仰落實到生活方面，要更關注教導的整合性，向信徒不斷地示範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在職場的體現、在家庭生活裡的表達、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等，鼓勵信徒從豐富的教會生活轉向豐盛的生命見證。

最後，在推動向社區見證福音方面，除了繼續教會過去的福音策略，也要在培育事工的過程中，喚醒基督徒對生命核心價值的重視。正如James Wilhoit (2021) 在他對疫情的反思裡提到：

不是疫情的考驗改變了我們，而是我們對疫情考驗的回應改變了我們，是生命真正的內涵帶我們度過了疫情的考驗。我們在基督信仰裡的核心價值和內涵，才是真正塑造教會未來的力量 (Porter, et al, 2021, 20)。

參考資料：

1. Addo, G.(2021). Join the Holy Spirit on Zoom: African Pentecostal churches and their liturgical practices during COVID 19. *Approaching Religion*. 11(2), 45-61. <https://doi.org/10.30664/ar.107728>.
2. Adegboyega, A., Boddie, S., Dorvie, H., Bola-ji, B., Adedoyin, C., & Moore, S. E. (2021). Social distance impact on church gatherings: socio-behavior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31(1-4), 221-234. <https://doi.org/10.1080/10911359.2020.1793869>.
3. Cho, A.(2021). For the church community after COVID-19. *Dialog: A Journal of Theology*. 60(1), 14-21. <https://doi.org/10.1111/dial.12642>.
4. Knowles, M. S., Holt III., E. F., & Swanson, R. A.(2005). *The adult learner: the definite classic in adult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Burlington, MA: Elsevir.
5. Marty, P. W. (2021). The post-pandemic church. *Christian Century*.138(6), 3.
6. Porter, S. L., Chandler, D. J., Kopic, K. M., Tan, S., Barton, R. H., Wilhoit, J. C., & Peace, R. (2021). Teach me what I do not see: lessons for the church from a global pandemic. *Journal of Spiritual Formation and Soul Care*. 14(1), 7-30. <https://doi.org/10.1177/1939790921992604>.
7. Shellnutt, K. (2021). Church after the pandemic (Covid-19). *Christianity Today*. 65 (5), 68-71.

滾雪球

——青少年事工的策略

圖、文老鐵

Z世代中的00後，已經進入大學，進入社會。教會要如何服事教會裡的00後青少年？

這是家長的挑戰，也是教會的課題，甚至是難題。

在解決這問題之前，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先解決，就是怎樣吸引青少年來教會。2020年疫情之後，很多青少年封閉在家，有一些不願意再回到教會。教會應該做些什麼？



筆者這一年來，在美國南卡州的一個小華人教會服事，對上述問題有一些思考和經驗，那就是採取“滾雪球”(snowball)策略。

滾雪球的夏令營

筆者家裡有兩個青少年，女兒15歲，兒子13歲。雖然我算是運動達人，各樣運動都拿得起、放得下，但兩個孩子卻對運動沒什麼興趣。我帶他們試過足球、高爾夫球、羽毛球、乒乓球、檯球、跑步和登山等等，均無功而返——孩子們提不起興趣。

我帶孩子們去參加球隊，他們卻因為怕衝撞而放棄。我對此也很無奈。女兒說，她在學校打籃球時常常犯規，覺得沒意思。其實她喜歡投籃，只是對於其他技術和比賽規則，缺乏瞭解。

春季的時候，我參加了本地教會聯會的福音午餐會，認識了一個來自福建的小夥子。他從小到大，都入選籃球校隊。現在南卡大學讀體育行銷碩士。我邀請他到教會聚會，幫助他練車、考駕照，陪他買二手車，等等。我們的關係也越來越近。

暑假開始後，我問他是否願意做我兩個孩子的籃球教練。他願意。我就讀的CIU(哥倫比亞國際大學)，籃球館在暑期一直開放，對我們是免費的。所以，教練有了，場地有了，籃球暑期訓練正式開始。

兩個孩子練習籃球，肯定沒什麼意思，打比賽是遠遠不夠的。我開始邀請教會和鄰居的孩子一起參加。我們當地華人大約有四五千人。我在本地華人微信羣發布了籃球訓練營的消息，家長們反應迅速——暑期找合適的體育營會，可是華人父母的最愛！

很快，就集合了10-12個少年參加籃球訓練。每天的訓練安排兩個小時，第1個小時是基本功，如何拍球，如何運球。接下來的1個小時，就是實戰訓練，分成兩個隊對戰。不打比賽的，就觀摩、做啦啦隊。

孩子來了，家長也就來了。觀摩孩子練習的時間裡，我就有機會和家長們進行交流。家長裡短，工作、生活、青少年的煩惱等等，什麼都談。一個暑期下來，我和家長們建立了緊密的聯繫，瞭解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困擾等等。

後來，青少年就陸陸續續地來到我們教會，青少年團契開始人丁興旺。秋季學期開始，本地私立基督教學校有10來個青少年高中生，也應邀參加我們教會的青少年主日學。我們得以服事更多的下一代。



“哥村遛娃”微信羣

為了接觸到本地有孩子的家庭，我組建了一個“哥村遛娃”微信羣。我在羣裡不時發佈一些活動，邀請家長們帶孩子參加。有時我也提供遛娃好去處、購物優惠等。

我常常帶孩子們去夏洛特攀岩。那邊有不錯的戶外岩壁，還有兩個很棒的專業室內攀岩館。每次去，我都會在羣裡發佈活動邀請。有些家長有時間，就開車陪孩子一起去。沒有空的，就把孩子送我家，託付給我。這其實是很大的信任。建立了信任，家長才會願意把孩子送到教會，參加主日學。

除了攀岩，我也組織過運動飛盤比賽。這個運動需要的場地比較簡單，一般的英式足球場就可以。運動規則也類似於足球規則加籃球規則，接球前可以自由奔跑或者站在原地，接球後就需要迅速傳出去，給位置最佳的隊友。比較合適的時間，是春季和秋季，週六、週日的下午。天氣比較清爽，適合安排這樣的戶外有氧運動，特別適合培養少年的團隊合作意識。

我也積極帶孩子們參加其他家長組織的活動，比如皮划艇、釣魚等。藉著這些活動，孩子們結識了很多新朋友，彼此鼓勵和欣賞。

今年春季，有個家長自願在每個主日聚會後，免費教青少年編程，控制硬體機器人。起初只有他家和我家孩子跟他學，不久，就有一個餐廳老闆的女兒也來參加。再過兩週，又有兩個青少年加入進來……編程學習結束後，我們會帶青少年去旁邊的社區網球場打球。住在附近的家長，也會送孩子過來打球。

有個少年，疫情前常來教會。疫情的這3年，他把自己隔離起來，很少出門，更不想去教會。家長找到我，要我帶這孩子多參加一些活動。我請他去釣魚、劈柴、攀岩等。加上後來的網球練習，他對我產生了信任。

平日裡，他總是穿著厚厚的絨衣。即使天氣酷熱，無論爸媽怎麼說他，他都不脫下來。我請他打網球，不斷鼓勵他，讓他有被讚許的感覺。這時，我讓他把絨衣脫掉，可以更好地打球，他就欣然脫下。他的父母覺得很是詫異。可見，花時間陪伴，產生信任，讓這些問題少年有了安全感，才能走進他們的心裡。



有關係就沒關係

我家旁邊有個中餐館，老闆兩口子來自福建。兒子去過本地教會，但高中忙碌起來之後，就沒有再去了。高三的時候，父母發現無法再影響兒子，於是很擔心女兒也會這樣。他們就把女兒交給我們，請我們帶到教會，參加主日學等。

這女孩比較內向，起初不怎麼跟其他孩子玩。參加教會一段時間後，結識了不少朋友，常露出笑容。每次去她家餐館，她媽媽都告訴我：“我女兒現在好開心啊！”

另外一家餐廳老闆，也有兩個孩子。他們和人來往不多。我邀請老闆娘帶孩子參加帆船夏令營、籃球訓練營。然後，她就把孩子送到教會，參加青少年主日學了。要知道，過去5年，我就沒見過她送孩子去過教會。還是那句話：“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

這家餐館和另外一家餐廳老闆彼此不和，不相往來。沒有想到，兩家的孩子在參加這些活動時，很玩得來。兩個媽媽看到了，也就漸漸沒有了嫌棄和鄙視。雖然現在還是“王不見將”，但我盼望這兩家以後可以冰釋前嫌。我相信在上帝沒有難成的事。

“滾雪球策略”的要點

第一要點：透過運動和活動認識並瞭解彼此，是友誼的開始

我女兒和兒子最初無法融入本地教會。教會青少年事工的主管，安排了幾個少年主動聯繫過他們。可惜就沒有後來了。其實，親密的關係和熟悉的人，是青少年能夠建立黏性的基礎。生硬的寒暄和歡迎，不能達到這樣的目的。在日常生活中，以及戶外活動中，少年們更容易認識，彼此欣賞，建立關係。

第二要點：建立有機的關係

如同機構和企業中的員工關係一樣，青少年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儘管我們期望他們彼此和睦、一視同仁，但他們有自己的小圈子。不同的活動，可以讓他們與不同的人建立關係。我女兒玩網路遊戲，我沒有制止，因為我覺得，她可以通過網路遊戲，培養交流的能力和一些技能。女兒和其他幾個少年組成遊戲團隊，約時間一起打遊戲。見到新的朋友，她會主動問打遊戲麼？打什麼遊戲？交流遊戲經驗，是青少年的重要的共同話題。

第三要點：以上帝的話語為根基和融合劑

青少年處於成長期，通過社會交往的雛形，形成自己的身份認知。作為青少年事工者，我們需要藉著上帝的話語，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正確的身份認知。前幾週，我帶領青少年一起學習“十誡與自己的關係”。我在10張白紙上寫下十誡，並邀青少年們兩兩一組，寫下每個誡命與自己的學習和生活的關係。

第四要點：關心，而不僅僅教導

成年人做青少年事工，容易把自己知道的、領悟到的，一股腦都給青少年。

然而，一個好的服事者，不會用硬灌的方式，而是發自內心地關心青少年，瞭解他們的身體發展、大腦發展，以及情緒和心理發展，會和他們溝通、聊天，瞭解他們的日常學習、生活和挑戰。這樣，在教導上帝的話語時，可以用合宜的方式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使他們產生共鳴，發自內心地愛上帝的話語，並按照上帝的話語改變自己。

部分參考理論

同儕壓力，是常見的青少年的壓力來源。但成長中的青少年，也往往需要在和同輩交往中，來衡量自己的能力、水準，獲得同齡人的資訊等等，以幫助自己發展 (Prinstein & Dodge, 2008)。研究表明，如果成年人沒有足夠的監督，青少年更容易陷入同輩壓力 (Steinberg, 1986)。

通過與同輩的交往，青少年們學習處理異議，探索公平和公正。還可以觀察、瞭解他人的興趣，嘗試參與別人的活動。美國精神學專家 Sullivan 認為，通過親密的友誼，青少年學習建構未來戀愛甚至婚姻的良好關係的根基 (Harry Stack Sullivan, 1953)。

不同特質的少年在一起的時候，內向害羞的少年很可能會被同伴忽視，並為能否得到新的小夥伴的認可，而產生焦慮。有負面情緒的青少年，往往會帶來不良的人際關係和行為 (Hatton & others, 2008)。如果青少年無法融入同輩圈子，可能導致很多嚴重的後果，比如錯亂的行為、酗酒、胡言亂語，甚至抑鬱等 (Dishion, Piehler & Myers, 2008)。這個階段，成年人可以提供一些幫助，讓彼此更加認識，彼此接納，彼此欣賞。

“福音之春”

一年之計在於春，青少年時期是信主的寶貴時期。美國基督教調查研究中心 (Barna Research) 的調查指出，基督徒中，在18歲以前信主的比率最高，為64%。其中，13歲以前接受基督的比例為43%。而到了18至21歲，接受主的比例只有13%。

關注青少年事工，需要每個教會、每個家長，傾注時間和精力！

作者目前在美國南卡州的哥倫比亞國際大學就讀道學碩士，並在本地華人教會實習。

參考書目：

1. David Elkind, *All Grown Up And No Place To Go: Teenagers In Crisis*, (Cambridge, MA: Da Capo Lifelong Books, 1998).
2. Mitchell J. Prinstein & Kenneth A. Dodge, “Current Issues in Peer Influence Research”, *In Understanding Peer Influenc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ew York: Guilford, 2008).
3. Kara Powell & Chap Clark, *Sticky Faith: Everyday Ideas to Build Lasting Faith in Your Kid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1).
4. Sullivan Harry Stein,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53).

大歡喜

文 受教舌



讀經：《詩》4



背誦：你使我心裡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詩》4：7）



新磨的鐮刀在露水中，“唰唰唰”割倒青中帶黃的麥稈。耳聽清脆的樂聲，鼻聞麥粒的芳香，真是一件令人陶醉的樂事。所以，我小時候真想長大了就當一位走南闖北的麥客，在麥田來來回回，替人家割小麥。這工作多有詩意，還能掙到錢。

耶穌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苦的；別人勞苦，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約》4：37-38）

啊，享受！豐收總是令人喜悅的，尤其對一個生活在農業社會“靠天吃飯”的人來說。五穀豐收了，新酒釀成了，像白居易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多愜意！

但大衛在《詩篇》第4篇提到了一種更高的快樂：勝過豐收五穀與

新酒。這是一種什麼快樂？“顯我為義的上帝啊，我呼籲的時候，求你應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寬廣；現在求你憐恤我，聽我的禱告。”（《詩》4：1）

原來，這是在艱難困苦中與上帝互動，而使生命達致寬廣的快樂。這不再只是快樂，而是一種大歡喜，甚至是驚喜。於是，一切都成為成長的痕跡。世界不再是囚牢，而成繭室。

豐收五穀新酒固然令人快樂，就像美食，就像愛情，都足足令人快活。但停留在此，這一切頓時就成了偶像。C. S. 路易士在《轉換之間》（1949年英文版，第二章）提醒說，這些個不過是更高喜悅的路標和預嚐罷了。

猶記小時，第一次參加盛大婚宴。筵席上放著用香油拌的鹹菜，散發著誘人的香味。我竟找到人家兩塊玉米煎餅，就著鹹

菜，把肚子很快給填飽了。到後來，看到一道道大餐，看著眼饞，想吃卻再也吃不下了。

從沒嚐過的美味，因著自己的愚昧生生錯過。

錯過美味事小，錯失永生事大。這世界的五穀新酒，不過是預嚐；這五穀新酒的世界，也就是過場。豐收的快樂，不過是在喚醒我們對那更大喜悅的凝望。

默想：困苦讓有的生命逼仄，讓有的生命寬廣，我們能否透過天父看這一切而有大喜樂呢？

禱告：天父，讓我不怕這世界的困苦，請你用它使我生命寬廣；也讓我享受豐收五穀新酒的快樂，但一定要以你獨生子的道和聖靈提升我，好品嚐到在你面前那種更大的喜悅，那種經歷生命成長的大歡喜。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本文選自《舉目》官網“牧者恩言”欄目；同時可以從“微讀聖經”APP的“每日靈糧”中的“牧者恩言”閱讀，或自附帶音頻傾聽文章朗讀。每週一至週六，由牧者帶領靈修，傳遞恩典真理，敬請關注。

不再被死亡牧養

文 余亞弘

經文：他們如同羊羣派定下陰間；死亡必作他們的牧者。（《詩》49：14）

我被丟在死人中，好像被殺的人躺在墳墓裡。他們是你不再紀念的，與你隔絕了。（《詩》88：5）



這兩篇詩篇涉及了人非常不喜愛的話題——死亡。思考死亡，是人面對生的必然。其中一位詩人指出，人為了活得更光鮮，有一誤區：讓追求榮華富貴的渴望蒙蔽人心，忘了無人脫得開死亡臨到時的無情、不給特權。詩人以死亡必作永遠轄制他們的牧者，描繪這些人的最終結局。

另一詩人在經歷死亡籠罩之歷程，領悟死亡結局真正的痛苦——與耶和華上帝隔絕。當人與生命之源——聖、善、美的上帝隔離，黑暗轄制他們，死亡作他們牧者，那將是無盡的痛苦。

這樣的人不僅無法逃避死亡，在人生歷程中，也無法脫離被死亡陰影“牧養”的狀態——世間的苦難、破碎，

心靈虛無、恐懼，死蔭中的黑暗早已轄制他們，面對這些，他們沒有出路。

而以上帝為牧者之人，或許會行過死亡幽谷，但因上帝與屬祂的人不再隔絕，他們就不怕遭害，對死無畏，活在永生之喜樂、豐富中。

問題是你要選擇被死亡牧養，還是選擇耶和華上帝的牧養呢？

禱告：上帝啊，感謝你，當我接受你成為我的牧者，我就不再被死亡及其陰影牧養。在你的牧養下，幫助我活出生之喜樂與豐富。阿們！ 

本文選自《舉目》官網“牧者恩言”欄目；同時可以從“微讀聖經”APP的“每日靈糧”中的“牧者恩言”閱讀，或自附帶音頻傾聽文章朗讀。每週一至週六，由牧者帶領靈修，傳遞恩典真理，敬請關注。

作結實累累的麥子

重要的不是我們被世人看見的外表，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在基督裡的生命，這是假裝不了的。

文 劉孝勇

耶穌所講比喻的一致性

耶穌所講的麥子和稗子的比喻，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只是一個兩千年前的猶太拉比所講的一個老掉牙比喻嗎？還是它可以應用在21世紀的今天？

當年，耶穌30歲出來傳道，說了一句震古鑠今的話：“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4：17）。天國的信息在《馬太福音》中佔據著無比的重要性，使每一位讀者，都不得不嚴肅地來思想：天國到底重不重要，與你我有什麼關係。此外，我們知道，《馬太福音》的中心焦點是耶穌基督，是榮耀的彌賽亞君王。

從《馬太福音》13章起，耶穌第一次用了“比喻”(parabolh)這個字，而且連講了8個比喻（撒種的比喻、麥子與稗子的比喻、芥菜種的比喻、麵酵的比喻、隱藏珍寶比喻、無價珍珠的比喻、撒網的比喻、家主拿出新舊東西的比喻）。

耶穌用比喻傳講信息，是為讓一般羣眾更容易理解、自然地接受天國的真理。其中，撒種的比喻被形容為“比喻之王”，即把天國的奧秘用最生活化的角度，加以介紹和解釋。

上帝的道被傳揚，聽道的人領受之後，有幾種狀況發生。有的人聽道之後，道的種子在人的心中還來不及發芽生長，就被那惡者魔鬼奪走——這是落在路旁的種子，被飛鳥無情地吃盡。

有人聽道之後，道在心中生根成長，但因為根基淺薄，或人心被世上的思慮錢財迷惑，沒辦法長大結實——這些種子落在土淺石頭地及荊棘中，因為長不好，下場終究悽慘，一生盡歸虛空。



有人聽道之後，明白了，領受了，活出美好的生命見證——這些是那落在好土裡的種子，結實30倍、60倍、100倍，他們在世上活出了天國的美好和基督的生命。

為何要提撒種的比喻？因為麥子稗子的比喻和撒種的比喻有一致性。兩個比喻都持續了之前比喻的脈絡，只是重點不同。如果撒種的比喻是強調上帝的道在人心中所帶來的果效；那麼，麥子和稗子的比喻則強調真假(非)信徒的區別和他們不同的下場。

撒麥種、好種的，是天國的主人、人子，而撒稗種、壞種的，是仇敵、魔鬼；麥種和稗種在“世界的末了”將有完全不同的結局，即收割存到永遠以及收割用火焚燒。耶穌親自解釋了，這兩種結局就是義人和惡人的下場，即永遠的生命和永遠的沉淪滅亡兩種下場。

麥子的生命本質：在基督裡的生命

那麼，21世紀的麥子和稗子在哪裡？現在已經是末世，基督可能隨時再來，帶來末後的審判，作為基督徒，我們有什麼確據、盼望？我們應該如何生活呢？

這個世界可能看我們和其他的非信徒沒什麼兩樣，從說話、行為、道德、品格等來看，沒什麼差別，就像麥子和稗子的外觀沒什麼差別一樣。但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怎麼看我們？我認為，重要的不是我們被世人看見的外表，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在基督裡的生命，這是假裝不了的。

2010年，英國有一位66歲、名叫賈則的人，退休以後以種植大型蔬菜為樂。他種出過5.8公斤的“歐洲防風草”，也種出過5公尺長的胡蘿蔔和6.4公尺長的甜菜。他曾經種出了一個大馬鈴薯，重達3700公克，超過6台斤（1台斤相當於600克），打破了世界紀錄。

根據賈則的說法，想種出大型蔬菜的第一步就是要挑對種子，然後正確、細心地照料，種子能自然成長。賈則說的沒錯，胡蘿蔔不會長成南瓜，馬鈴薯也不會長成甜菜，種子對，自然就會成長。

弟兄姊妹們，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我們需要如何做，或做什麼，使我們更像上帝的兒女呢？並非靠我們的道德行為，乃是基督使我們與上帝和好，赦免了我們一切的罪，使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

使徒約翰作見證說：“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約》1:12）因著相信基督的緣故，我們都成為因信稱義的“麥子”，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參《約》3:16）。使徒保羅也如此證明這個事實：“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羅》8:16）。

基督徒在職場上、學校裡、家庭中、人際關係裡、教會裡，要活出美好的見證，因為這是麥子的生命本質。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參《弗》5:25），我們作為祂的兒女，能不彼此捨己，彼此相愛嗎？彼此相愛源自於生命的本質，這是假裝不來的。

而稗子到底是什麼形狀？使徒保羅把“現代稗子”的模樣形容出來：“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提後》3:1-5）。

麥子的生命表現：多結果子

我們從這麥子和稗子的比喻，還學到什麼功課呢？上帝的兒女有末後的指望，我們在今世的生活，不要忘記為主多結果子。

就如撒種的比喻也提到，那好種撒在好土裡，就結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實。主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約》12:24-25）

2003年2月1日，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在結束任務返回地球的途中，突然爆炸，7位太空人全部罹難。他們當中的 Husband 和 Anderson，是敬虔愛



主的基督徒。他們不但在教會裡殷勤服事，也常常向人傳福音。

Husband因為自己要訓練和出任務，常常不在家，他錄製了34卷靈修錄影帶，好讓兒女在他不在家的時候，可以繼續和爸爸一起靈修。

Anderson平日生活相當低調，常常帶著兩個女兒到休士頓市中心去發放食物給流浪漢，用實際的行動分享上帝的愛。

哥倫比亞號執行任務之前，休士頓地區教會為這幾位太空人禱告，Anderson也禱告：“我與Husband兩人為這次航程禱告，希望一切順利。但同時也盼望上帝能讓世人明白，我們對祂的信心。”所有的太空人在出任務之前，都要先留下遺言，Anderson的遺言是：“將耶穌介紹給他們！對我而言，祂是如此地真實！”

上帝聽了他們的禱告。他們雖沒有活著回到地面，但是他們的信心不斷地作見證。太空梭爆炸之後，許多認識Husband和Anderson的人，在主日湧進了他們的教會聚會，其中有許多是兩人生前傳過福音的對象。當講台上的牧師呼召的時候，有兩百多人決志信主。

主耶穌告訴我們：“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15：5）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個短暫虛空的世界不能帶給

我們真正的滿足和喜樂，為什麼我們不定睛於屬天的國度，不看重基督在我們生命中的價值？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擁有基督，天國就是我們的，永生就是我們的結局，我們的人生還要追求什麼更美更好的呢？成為結實累累的麥子、作多結果子的葡萄枝，這難道不是我們人生的重點嗎？

結語

主來的日子近了（參《雅》5：8），我們能不做醒嗎？使徒彼得提到：“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4：7-8）

也不要忘了，主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1：8）

想想，若再過10分鐘這個世界就要毀滅，主耶穌就要再來，我們預備好了嗎？我們願意像使徒約翰那樣呼喊：“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嗎？（參《啟》22：20） 

作者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

只要有藥

——“把命搭上”的虧本服事

文 夏娃

2022終於過去了

2023年1月1日早晨醒來，忍不住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終於可以稱呼2022年為去年了！

回想一下去年，好像人人都不容易。九月初參加了一次同工退修會。校園事工的同工，都感歎學生工作越來越難：以前團契搞一頓餃子宴，就能召來一羣一羣的中國學生；現在的留學生，想吃什麼都能買到，甚至能從網上訂購到空運的陽澄湖大閘蟹……什麼餡的餃子，才可能吸引他們呢？

以前的留學生沒有車。教會幫忙接機、找房、搬家、買菜……接接送送，早晚有一天會接進教會。現在呢，人還未到美國，已經在中國遙控買了車，訂了房。車行或房產仲介一條龍服務，教會連插手提供免費服務的機會都沒有。

甚至，有些學生人還沒出國，就已經被警告，出國以後要防毒品，防詐騙，防教會。

做海歸事工的同工也開始感歎，海歸事工多麼艱難啊！那些回國的海歸基督徒，在海外教會得到充分餵養，原指望他們回到故土當“宣教士”，藉著他們的學識和影響力傳遞使靈魂得自由的福音。然而，他們身上背負著太多的期望，一回去就開始奮鬥：忙工作，忙創業，忙買房，忙成家，各種忙。

一眨眼，絕大部分海歸基督徒就流失了，連教會都不去了。

還能怎麼樣？

服事人真的太難了！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我聽到一個傳道人的分享，特別感動——他夢見災民們都是滾水裡的魚，快被燙死了。在夢裡，他拼命用漁網撈，凡他撈起來的，都救活了。

我倍受鼓舞，遂跟著幾個弟兄姊妹，一腔熱血奔赴災區。

然而在災區，看到有些災民懶得去公共浴室，用他人捐獻的礦泉水洗頭洗腳。又看到傳福音的同工像賣二手車的銷售，說得越多，越讓人起疑心……當又一波餘震來臨的時候，我跑得比兔子還快。行李都不要了，就回了上海。

2013年，我在美國讀神學院的時候，又是一腔熱血想當宣教士。

同學勸我先開放家庭給小組聚會試試。我欣然同意！興奮沒持續多久，來聚會的孩子弄壞了我家的擺設，我心疼；聚餐後一大堆碗沒人洗，我心寒；居然還有人上廁所後不沖水，我心累……終於等到有一對夫妻也願意開放家庭，我趕快拱手相讓。從此也死了當宣教士的心。

對我來說，服事是出於責任——主耶穌做的，我們也要做（參《約》14：12）。祂取了奴僕的形象（參《腓》2：7），我們也學做僕人。傳福音是主給的使命（參《太》28：16-20），我們也要遵從。

然而，如果服事沒有效果，那不正好可以把責任卸下？如果人家不肯信主，除了讓他們自生自滅，還能怎樣？

這樣值得嗎？

在同工退修會上，我對校園事工同工深感同情之餘，也很好奇：面對這樣的情況，他們還能怎樣？

沒想到一位同工很坦然地說了4個字：“把命搭上！”如果留學生不來參加聚會，她就去尋找。看他們在哪裡出現，她就削尖腦袋往哪裡鑽。找到學生的微信羣，取個中二的名字混進去，找機會傳福音。被發現，踢出羣了，換個名字，再加入。

學生們喜歡半夜往羣裡發信息，她就專門等到半夜為他們點贊。有學生失戀了，她一宿一宿地陪著聊天、談心。學生們漸漸願意參加查經了，她一個一個打電話，提醒查經時間到了。被掛斷電話，那就接著再打……

一個連命都不要了的人，面子、裡子，什麼都可以不要。

海歸事工的同工也是一樣。海歸們回國以後，不是面對許多壓力嗎？那就陪著他們一起經過。

海歸導件事工 (Returnee Mentor Ministry) 應運而生。許多成熟的基督徒自願接受導伴培訓。當海歸們在國內碰到各種困難時，亦師亦友地跟他們並肩同行——在他們有問題的時候，答疑解惑；當他們在世界當中掙紮的時候，用聖經引導他們，幫助他們回到主面前。逢山開路，遇水搭

橋，想盡各種辦法，什麼都願意做。

聽後，我心裡嘀咕：為了一（小）撮的留學生和海歸，花那麼多時間、精力——也許幾個月，也許幾年——最終十個裡面得到一個，也許一百個裡面得到兩個……

投入與產出不符。這樣值得嗎？

慢一天都不行！

上帝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回答了我的問題。

將近2022年底，我在上海的爸爸、媽媽、姐姐、姐夫，在幾天之內全部傳染上新冠。得到消息的當晚，我就慌了：

姐姐、姐夫年輕，我還不那麼擔心。爸爸已經80多，有多種基礎病，得過腦梗，行動不便，完全沒有自理能力。媽媽也將近80了。平時有鐘點工阿姨，姐姐還時常來探望、幫忙，才能滿足爸爸的各種日常需要。現在鐘點工不上門了，姐姐、姐夫自身難保，媽媽也病了，可如何是好？

自從疫情開始，我從美國回中國的簽證就失效了。再加上到了中國還要在酒店隔離，就算我立刻開始辦回國的手續，最起碼也要大半個月才能到家。左思右想，還不如寄藥物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趕去快遞公司FedEx，往上海快遞一款很多人推薦的“特效藥”。我也不知道這藥到底有沒有特效，但只要有一點效果，我都想試一下。

FedEx寄到中國的程序非常複雜，加上我所在的小鎮比較偏僻，沒有多少華人，FedEx的員工居然從來沒寄過快遞去中國。再加上電腦系統也有點落後，搞了半天也沒完成。

我馬上開車去小鎮另一端的快遞公司UPS，也不管當天我們公司的財務部有多忙，而審計又快來公司查賬了……就算老闆把我辭退，我也要馬上把這藥寄出去。

終於，我以一百多美金的郵費，把藥寄出了（藥本身可能只值十幾美金而已）。快遞公司的員工，好心提醒我：“你如果願意慢一兩天，可以便宜很多。”我答覆：“不行！慢一天都不行！”

晚上，我打電話告訴姐姐，藥已寄出，3天到達。姐姐卻說，現在國內疫情嚴重，很多人無法上班，誰知道這藥會不會在海關滯留，有沒有快遞小哥送貨。而且，爸媽一直相信“凡藥七分毒”，也許他們根本不吃這藥。

我一聽，眼淚就快崩不住了：“姐姐，如果可能，寧願病倒的是我。然而我現在什麼都做不了！除了禱告，就是希望你們吃了這些對抗病毒的藥，藥到病除。這是我唯一能做的。如果爸媽病情嚴重起來，什麼樣的後果我都沒法接受。我求求你們，收到藥以後，尤其是爸媽，一定要吃！”

哪裡會計較成本？

就在對姐姐說出這些話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覺到，自己之前的問題，已經得到回答了！

我發現，原來除了至親的家人，我會計較付出是否值得。我跟傳福音的對象沒有建立真正的關係，心裡有的僅是責任而已——在只要付出沒有回報，就開始計較值不值得了。

然而上帝並不是這樣！

上帝跟每一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祂親手所造，都是祂眼裡的瞳仁，所以祂才會不捨，才會心痛，才會一個也不願丟下。就如小

時候，爸媽常常對我說，恨不能代替我生病。現在他們老了，我也恨不得能代替他們生病。可憐我們誰也代替不了誰，心有餘而力不足。

但上帝是全能的。祂既有這個心，也有這個能力，所以祂真的代替我們了——“因祂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53:5）。祂心疼我們，甚至代替我們死了，好讓我們能活。

就像我寄藥回國，如果UPS也不能寄，我一定還會去其他快遞公司。我會一家一家地找下去，直到把藥寄出去。只要能幫助親人治病，別說郵費一百兩百，就是一千兩千也無所謂，多少錢都不算白花。

同樣，為了救祂所愛的人，上帝用了不同的方式去喚醒人心。一個方式喚不醒，就換一個；一批工人不夠，就再派一批；一年不行，就再用一年。管他什麼成本與回報！因為，如果正在受苦的是心愛的人，你連為對方死的心都有，哪裡會計較成本與回報？

故意的虧本買賣

當家人生病的時候，我並不能真正幫上什麼忙。如果他們收到藥卻不肯吃，我也束手無策。但不管怎樣，我一定要為他們做些什麼，因為我無法看著他們受苦而什麼都不做。那樣我可能比他們更痛苦。

那些聽到福音的人，有的會接受，有的不肯接受。有的真心跟隨主了，也有的又轉身退後了。上帝並不強迫人。但不管他們怎樣，上帝都不會無動於衷地看著祂親手所造的人，就這麼痛苦著，滅

我們的上帝， 是不惜血本的上帝。

亡了。如同懇求快死的親人吃藥，怎麼求都不為過，祂一定會盡力拯救，哪怕最後只有一小撮人回應。

我們的上帝，是不惜血本的上帝。

回想我自己，每一次從世俗的誘惑中出來，不都是像羅得那樣，要天使前面拉、後面推？（參《創》19:16）每一次悔改，不都是聖靈一再催逼、鼓勵？每一次被修剪，不都是負隅頑抗到精疲力盡，拼不過主的耐心，才降服的？

還有多少次，我是被主的工人們呵護和安慰，好像背在身上、抱在懷裡的嬰兒？

記得我第一次參加查經，連半個小時都坐不住，前後上了十來次廁所。結束時，組長表揚我特別會忍耐，可以堅持到最後。因為被表揚得不好意思了，往後的查經，我才能夠“一坐到底”，逐漸開始喜歡查經。這“一坐到底”，能給上帝帶來什麼好處？受益的還不是我自己？

不僅是我，哪一個基督徒，不是跌倒了被扶起，走丟了被找回？哪一個不是在人生各個轉角，一次又一次地被主相遇，才好不容易朝祂邁了一小步？總之，哪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不是上帝故意做的虧本買賣？

因此，不要問：那一小撮的留學生，那寥寥無幾的海歸，花那麼多時間、精力去帶領他們歸主，值得嗎？當上帝把命搭上的時候，祂沒有問這個問題。心愛的人病了，如果有藥，就一定要給。哪有什麼值得不值得的呢！

作者來自上海，留學美國，現居加州。

失落與再臨的盼望

——在寶貝天使失去氣息後

文 溪邊的樹

我們的車緩緩開進加州洛杉磯的玫瑰崗紀念公園 (Rose Hills Memorial Park)。偌大翠綠草坪中展開的蜿蜒道路，通往一個熟悉又陌生的角落，那裡安放著我的寶貝天使 Evely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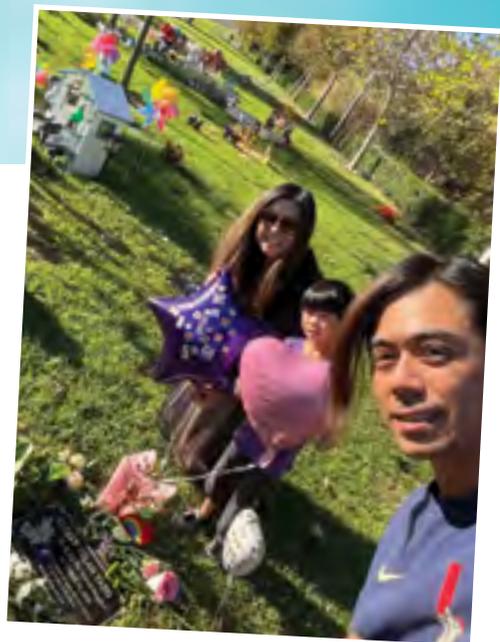
聽不到心跳了

2020年，我懷孕8個月產檢時，醫護人員對我說，好像聽不到孩子的心跳了。

就在前幾天，我還收到許多人送來的禮物。我興高采烈地佈置嬰兒房，因為再過一個禮拜，大家要幫我舉辦 baby shower (產前派對) 了。

這是我們的第二個孩子，是我一直期待的女兒。3歲多的兒子，也非常希望有一個妹妹。他成天“妹妹長、妹妹短”，說要幫妹妹洗澡、餵妹妹喝奶、陪妹妹玩……

我真的沒辦法相信，女兒就這樣離開了。我身體沒有任何症狀，沒有不舒服、沒有出血。怎麼會這樣？



因為當時疫情正嚴重，先生沒有陪診。我一個人呆坐在產檢室裡，掉著眼淚，等先生來接我去醫院。

錐心刺骨之痛

到了醫院，我和先生先分頭檢驗核酸。因此，有好幾個小時，我一個人待在病房裡。我打電話給在台灣的妹妹。她請整個小組的弟兄姊妹一起為我禱告，希望上帝能向腹中的胎兒吹氣。我也在忐忑與悲傷中，不住地向上帝禱告，希望能看見神蹟。

打了催生針之後，我把女兒“生”了出來。她完整地包覆在胎膜裡，沒有臍帶纏繞，沒有染色體異常，然而臍帶已經脫離。護士把她擦乾淨，放在我的懷裡。我們抱著她，看著她小小的靜謐的臉龐，有著長長的睫毛，像是睡著一般，只是沒了氣息。

在我的眼淚裡，我們跟她說話，我們流淚，我們禱告，我們跟她告別。

醫院做了檢查後，沒有找到任何醫學上的原因。我非常自責——是不是因為自己前幾天跟先生大吵一架，沒吃好、沒睡好，還忘了吃維他命？或者，我們夫妻倆是不是哪裡得罪了上帝？……

後來，我讀到一篇見證。作者也是一個失去孩子的母親。她寫到：如果上帝要我這樣獻上以撒，我實在難以做到！我淚流滿面！原來要將愛子捨了，是這麼的錐心刺骨！天父究竟有多愛世人，竟能將獨生子賜給我們，並為我們死？

眼淚中看見“盼望”

兩年來，每當我看到年齡相仿的小女孩，就會忍不住想起我的Evelyn。如果她還在，可能也這麼大了！

我們夫妻倆雖然盼著能再有孩子，但說實在的，我對自己漸趨衰老的身體並不是太有信心。然而我還記得，在告別式的當天，我們把給Evelyn的

話，寫在許多氣球上。當氣球放手後冉冉升空，我回想著牧師的信息，在眼淚中看見“盼望”——是上帝讓我有盼望。

對“將來”與“天堂”的盼望，在那個時刻變得無比真實。因為我知道，我的女兒在耶穌懷裡，比在任何地方都好！作為媽媽，我感到安慰與安心。

我的盼望，是知道上帝在苦難中依然看顧的盼望。上帝與義人約伯對話，上帝也與因信得稱為義的我對話。我的盼望，是知道耶穌在十字架上作成的盼望。祂與我同受苦難，與我一同哭泣，更從死裡復活、戰勝死亡。

這樣的盼望，讓我在苦難與傷痛中，依然能讚美上帝，並順服與前進。

直到在滿臉淚水裡

以往，當我對他人憐憫地說出“萬事互相效力”，當我輕輕地哼唱“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我並不真正理解上帝旨意裡的痛。直到我在滿臉淚水裡，體會到“你以自己來代替”，我才看到：在拉撒路的喪禮上，耶穌哭了。在這裡，祂也哭了。

我們給Evelyn起的中文名字叫“允臨”，意思是：你的應允降臨。聖誕節前的“將臨節”（Advent，或稱“待降節”）中，我不禁想到，當耶穌來到世上，其實就是上帝在人類的應許的降臨。

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這樣的事為什麼發生。然而我知道，在那個苦痛裡，耶穌與我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再有一個孩子，或許不會了，但我知道上帝的應許已經降臨，而且還要再臨。因為，祂是上帝！因為，我相信！

作者原為律師，富勒神學院碩士，現居美國。

住公司真甚於自己的新家？ ——一位常住公司者的小思索

文 陳恩加



圖：陳恩加的辦公室 作者住公司時的工作間，桌子底下還塞進一個白色的烘衣機。

說出來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在公司住了一年又兩個多月了。

一時住公司一時爽，一直住公司一直爽

原因並非工作特別忙，不得不在工位旁邊放個睡袋。而是有次我在微信上讀到一篇文章，作者採訪了幾位“儘量不消費”行動的支持者，他們想挑戰一下自己一個月開銷最低多少。其中好幾位一個月竟然只支出了兩三百元人民幣，並得出了統一的結論：生活中並不需要太多物質也能活的好好的。

他們低開銷的共同原因，就是選擇住公司——從而省去了佔據年輕人花費大比例的房租。

正好我當時租的房子也快要到期了，這些人的行動給了我啟發：我也可以嘗試這麼做！於是我把所需準備的物品和可能存在的困難一一列了出來。

首先，就是睡哪的問題，那自然是寬敞的會議室了。有同事在會議室放了折疊床便於午休。於是我也買了小型折疊床，並且觀察過一般晚上沒有人會佔用，所以睡裡面無人打擾，還有免費空調。

其次，怎麼解決洗滌？正好我兼職的健身房有淋浴房，洗滌和洗衣服都很方便，而且健身房離我公司又很近。還有，吃飯怎麼辦？這更不用擔心：公司有兩層食堂，同時每一層的茶水間都配備了微波爐和冰箱。再加上我對飲食健康比較在意，大多吃水煮的，不需要很複雜的烹飪方式，所以只需把我使用多年的小燉鍋搬到茶水間，就完全夠用了。何況，公司給每個人配備的工位非常寬敞，所以足夠放得下我的個人物品。

安頓好這些以後，我終於經歷到了“一時住公司一時爽，一直住公司一直爽”的體驗：會議室裡的溫度比較恒定，所以即使冬天也不用擔心著涼，蓋條毯子即可；一覺醒來就能立刻連上公司的WIFI打個卡；省下了折磨大多數上班族的上下班早晚高峰的通勤時間，和擠地鐵的生無可戀；忙到再晚也沒事，因為折疊床就在幾步路之遙；健身房就在公司邊上，所以工作完鍛煉或者鍛煉完再工作，成為了我日常中兩件能無縫對接的事。

當然，最明顯的就是省下了房租，以及省去了與他人合租可能會遇到的煩惱。

雖然我無法做到一個月只開支兩三百元，但我的確感受到了“原來生活可以如此簡單”。正是因為

住公司為我提供不少的便利，省去了不少麻煩，“公司是我家”逐漸成為了我這名“IT打工人”發自內心的認同，而非是被迫無奈的自嘲。

公司真是我家？

只是，公司真的是我家嗎？

明眼人都知道當然不是了。我一開始也是這麼認為：我只是在這過渡幾個月而已，總有一天我得搬到自己真正的新家去。

但我發現隨著住的時間越久，在我心裡家和公司的分界線，也開始變得模糊。我已經習慣了以公司為中心的生活起居，滿足於它帶給我的便利與高效。我的工作與生活在這被平穩地展開與執行，它可以承載我目前生活狀態的所有需要。

事實上，當新房的硬裝和軟裝基本到位，完全可以拎包入住時，我卻沒有太多搬回家的欲望。（編註）

這並非是因為新家有甲醛（已經通風了半年多了），也並非是因為太太還在念書住校，甚至也不是因為新家離公司很遠（只三站地鐵之遙），而是因為我無法割捨這種以公司為中心的生活——這生活給我這類“不太需要個人隱私空間、不易受環境幹擾、希望每件事盡可能高效去完成”的人，帶來了暢快的體驗。

畢竟，回家睡還得開暖氣、上下班還得花時間……當我和一位教會朋友聊起這一感觸時，對方回了一句：看來你以後還得花時間適應回家住的生活。

有家不回，對大部分人來說，是一件難以理解並且抗拒的事。但對我這種生活簡單、怕麻煩、習慣讓自己時常保持忙碌高效的人來說，這麼做反而

更符合自己的性格。正如朋友說的：沒錯，公司儼然已成為我當前的家，而真正的家卻顯得陌生。

“異鄉客”的嚮往

與住公司帶給我許多便利一樣，我們肉身暫時所處的這個世界，也帶給人許多美好的體驗：權力、教育、美食、美景、娛樂、運動、愛情、親情甚至改變容貌的醫美……特別在大城市，雖然“打工人”因為工作累死累活做牛做馬，但一到週末，美食街、商場、電影院、各種娛樂場所就會充滿形形色色的年輕人，甚至連疫情都無法阻擋他們的腳步。

基督徒也和其他人一樣，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工作、繁衍、進行合理的享受，等等。但我們在無形間，容易逐漸迷失在世界的“便利”之中，以為這才是真正的生活，這座城市才是適合自身定居和發展的家園。

難怪在教會朋友的私聊中，“買了哪的學區房”、“準備送孩子去哪所學校，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今年準備去哪旅遊”、“買的車多少錢”……竟然成為了高頻和主要興趣的話題，好像一位即將要搬進新家的人，不停打算要買哪些傢俱才能讓這家更為舒適。

可惜的是，世界這個“家”，以及它帶給我們的歡樂，還有我們短暫的一生中，為了這個“家”的所有操勞，有一天都要成為過去式。

《創世記》中，當羅得望見約旦河全平原如同耶和華的園子時，他便逐漸挪移帳篷來到了索多瑪（參《創》13:10-13）。當耶和華要滅這座城市的時候，因為顧念亞伯拉罕的禱告，便有兩個天使帶領羅得逃出這座城。

然而諷刺的是，羅得竟然還“延遲不走”（參《創》19:16）。因為在羅得心裡，索多瑪就是他的家。

這讓我想起當很多人被問到主回來的話題時，都說“要是主明天會來，但自己卻沒有準備好”的時候，不知其究竟意指個人靈命、服侍的欠缺，還是因為沒有體驗盡興這個世界所帶來的歡樂？

對於基督徒來說，我們常忘了小到所住的社區、大到我們周圍的世界，雖然它們都很真實，是我們棲身之所，帶給我們便利與享受，但都不是我們真正的家。耶穌基督曾說：“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約》17:16）意思就是世界非我家。

然而基督徒也非無家可歸。因為對我們來說，真正的家將會是榮耀、帶給我們永恆盼望的家，雖然現在看起來似乎遙不可及虛無縹緲——那就是耶穌基督曾應許我們的天家（參《約》14:2）。

就像我醉心於住公司所給我帶來的方便與快捷，導致我並不想回自己家一樣，這個世界的享受也常常令我們不再期待，甚至淡忘那還未完全實現、但有一天一定會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天家。

身為這個世界的“異鄉客”，我們逐漸習慣了把世界作為自己生存的故鄉，因為它帶給我們的承諾似乎比上帝的應許更為真實，它帶給我們的享受似乎比上帝的同在更為讓人激動。把異鄉當故鄉的我們，不覺誤以為這樣的生活方式，才是我們人生該追求的模式。

因此上帝才提醒我們：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要嚮往你真正的家。

不以世界為家

不以世界為家，並非意味著基督徒就不能進行正當的享受，去體驗世間的美好。就像不以公司為家，並非你就不能在公司過夜。上帝對基督徒的要求是我們都應該成為一個“想家者”，想念上帝為我們預備、真正屬於我們的天家。



David Gibson在談到《傳道書》第9章中提到的死亡、禍患、飯、酒、膏油時，說：

“上帝透過各種不同的手段來促使我們思念天家……死亡、疾病、難料的世事、災難、傷痛和悲哀——上帝使用這一切的辦法來迫使我們不在這世間尋找安全感。

不過這些同時也是上帝給的禮物，特意來提醒我們要思念天家……《傳道書》9:7-10這幾節中充滿了婚宴的異象，這一點非常有意思：食物、飲品、潔白的衣服、膏油、一位丈夫以及一位妻子。預嚐那將要到來的婚宴，便是聖經所描繪生活能給我們提供的最好的圖景，這一婚宴的美麗、高貴、榮耀無法用言語來形容。”（註）

這世間的美好，都只是天家的縮影。真正的家還沒有來到，但等到它到來的那一天，那一定是世間所有事物都無法比擬的。

日夜魂牽與夢縈的家

等太太畢業後，我肯定還是會回到新家，畢竟愛和親密是在公司不可能有的體驗。

想再過不多久，我就要每日匆匆趕去地鐵站，思考如何利用通勤時間，或為下大雨時打不到車而煩惱……這些我已很久沒有體驗或考慮的事情，會重新成為我生活中的常態。那時，家和公司的界限，將又會變得清晰起來。

或許，那個時候我還是會懷念住公司的日子；但有家人、有愛在的地方，終歸才是我真正的家。同樣，雖然這個世界帶給我們許多的歡樂與享受，但只有上帝親自同在，不再有眼淚、死亡、悲哀、哭號、疼痛（參《啟》21:4）的天家，才是我們跟隨基督者真正的家。

天父的家，才應該是在世間的基督徒遊子們日日夜夜的魂牽與夢縈。ocm

編註：

作者回覆編輯好奇的詢問，說他目前已搬回新家和太太幸福地住在一起了。

註：

David Gibson, *Living Life Backward: How Ecclesiastes Teaches Us to Live in Light of the End* (Wheaton, IL: Crossway, 2017.7), 121.

作者碼農一枚，熱愛閱讀、寫作與健身。

雜誌索閱單/奉獻單 Magazine Request / Donation Contribution Form

先生Mr. 女士Ms.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Last Name) (M) (First Name)

地址Mailing Address : _____

(City) (State) (Zip code) (Country)

電話Tel : _____ 電子郵件Email : _____

若以上是新地址，請附舊地址於下： _____

※我願索閱 (新訂戶 續訂戶)

《OC海外校園》雜誌 紙刊份數 _____

《OC學目》雜誌 紙刊份數 _____

《OC橄欖家書》每月電郵發送

因應時代的需要，我們在新媒體（如官網、微信、臉書、電郵等）定期發送文章，方便讀者轉發，並將新媒體中精彩、不受時空影響的好文，收集在全彩精華版裡，讓讀者保存。

雜誌屬非賣品，所需經費（人事、行政、編輯、印刷、寄發）主要來自基督徒的奉獻。每份雜誌全年建議奉獻：美國30美元，其他國家40美元。歡迎您按心中的感動、索取的份數奉獻，也盼能填寫您的電郵地址，方便我們與您聯繫。

※我願為下列事工奉獻

經常費 \$ _____ 福音事工 \$ _____

造就事工 \$ _____ 網絡教學事工 \$ _____

其它事工 (_____) \$ _____

同工生活費 (為 _____) \$ _____

O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allocate funds to where the ministries are most needed.

※奉獻方式 (美國地區可獲免稅收據)

網上奉獻 oc.org/donation

美金支票 (抬頭請寫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非美元貨幣支票、電匯或其它方式奉獻，請洽財務部 (fin7@oc.org)。

信用卡 (Visa or MasterCard only)

卡號Card Number : _____

持卡人Card Holder : _____

到期日Expiration Date : _____ / _____ (Month/Year)

簽名Signature : _____

信用卡地址Bil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Tel : _____ 金額Amount : US\$ _____

一次性 按月 按季 按年; 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

歐陸代理處 Overseas Campus (聯絡人: 張申華姊妹 Mrs. Shen Hua Zhang)

郵件地址: Anna-Maria-Junius-Str. 108, 96047 Bamberg, Germany

電話: 049-951-6030913 電郵: xieyou168@yahoo.com

歐陸奉獻: 請上網oc.org/donation或電郵order@oc.org

加拿大代理處 CCEF (加拿大校園福音團契)

Suite 718, 5863 Leslie St, Toronto, ON M2H 1J8, Canada 電話: (416) 496-8623

紐西蘭代理處 Overseas Campus New Zealand

P. O. Box 26249, Epsom, Auckland 1344, New Zealand 電話: 64-02-1836573

澳洲代理處 OCCM Hua En Tang Western Church

(墨爾本海外華人基督教會西區華恩堂) Attn: Jean Zhang

P. O. Box 6375 West Footscray Victoria 3012 Australia 電話: (61) 422-383-798

[海外校園機構]網站一覽表

海外校園機構

www.oc.org

www.facebook.com/www.oc.org

引領當代中國人歸主·培育神國的人才。

《OC海外校園》雜誌

yzd.oc.org

www.facebook.com/ocm.oc.org

用心靈行走 與生命對話

海內外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家園

《OC學目》雜誌

behold.oc.org

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t.me/OCbehold

舉目望天 舉目望田

OC橄欖社區

ocochohome.info

小組 資源 生態

建造教會領袖

BuildingChineseChurchLeaders.org

www.facebook.com/BCLChinese

以聖經為本·具有實踐性的教會領袖訓練材料。

愛學網

Class.ai-xue.net

優質的網路神學課程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電話: (310) 328-8200

電郵: order@oc.org

投稿: editorial@oc.org

委身的呼喚

《舉目》新媒體及紙刊徵稿

《舉目》邀請您與我們同工，和華人教會一起成長！

- 《舉目》的主要對象是：願意委身基督、參與事奉的基督徒。
- 《舉目》要傳遞的中心信息是：跟隨基督——建立以上帝為中心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 《舉目》盼望成的目標是：“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有像基督的生命和使命感。

以下是《舉目》各欄目所需要的稿件，請按負擔和專長撰寫：

透視篇

1. 時代廣場：透過信仰的視角，來審視當今的各種議題，如科技、倫理、社會、文藝等；
2. 流行文化：以基督徒的眼光，剖析電影、電視、社交媒體等；
3. 職場生活：基督徒的工作觀、職場甘苦與見證等；
4. 信仰與生活：結合信仰與生活的見證。

事奉篇

1. 教會論壇：圍繞教會的各樣議題，如教會組織架構、傳道人薪資、教會路線、兩代之間、婦女講道、聘牧、小組、老人事工、兒童事工、青少年事工、社區關懷……；
2. 宣教：宣教理論、宣教策略、短宣長宣、宣教士見證等；
3. 校園與海歸：圍繞校園事工和海歸事工策略的探討、研究及見證。

成長篇

1. 聖經信息：解經式的聖經信息；
2. 教會史：教會史中的重要人物、事件，從史實見史識；
3. 好書選介：推薦值得讀的屬靈書籍，加以評論或分享心得；
4. 見證：屬靈生命中的成長見證。

來稿字數看文章內容而定，但以3000字以內為佳。本刊會薄致稿酬。

▶▶▶▶ 投稿郵箱：editorial@oc.org ◀◀◀◀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 (310) 328-8200 Fax: 328-8207 Email: info@oc.org

NONPROFIT ORGANIZATION
U.S. POSTAGE
PAID
TORRANCE, CA
PERMIT NO. 346



跟隨基督

以上帝為中心的世界觀，
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舉目 BEHOLD

海外校園機構 Overseas Campus Ministries, Inc.

1753 Cabrillo Ave., Torrance, CA 90501, U.S.A.

電話: (310) 328-8200 傳真: 328-8207 電郵: info@oc.org

舉目網址: Behold.oc.org

舉目臉書: www.facebook.com/behold.oc.org



《舉目》臉書



《舉目》官網



“JUMU聚牧”微信
jumu-2021



《舉目》電報